

減三等守知減一等元商功臣之孫只收職牒外方付處○禮曹啓赴宗學宗親請令辰仕申罷國忌及父母式暇亦令赴學每日連前五檢抽牲考講從之○兵曹據慶尚道監司關啓東來縣人車元吉女子小斤嘗被虜於倭居對馬島五十年生女及孫今率子孫隨商倭逃至東萊倭館請就元吉完聚以生命依所啓且給衣糧○刑曹啓尚衣院匠人金俊朴忠等盜用御帶金律該處斬曾命減一等斬刑減等者雖無刺字之例然所犯至重不可不刺字請刺盜內府財物五字從之○甲午受朝參輪對經筵○傳旨漢城府曰徭徒托以諸處營繕寓居城中或有娶妻者其推鞠治罪侍僧徒多集京都或奸人妻妾或通倡妓恣行淫慾故有是命○乙未受常參輪對經筵○左司諫卞季孫等上疏曰本月二十三日闕內軍士誤聞使臣詣闕不待號令自相喧擾臣等切謂軍令以威爲重雖在行伍間尚且嚙枚况宿衛之士聽無根之說而妄動實非細故也兵曹鎮撫所專掌軍士若號令素嚴則安有如此者乎軍士輕動由藩公之不嚴非特浮言者之罪耳伏望命下兵曹鎮撫所官吏于攸司推考科罪不宥○遣宣慰使慶昌府尹朴信生于吉州○丙申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刑曹覆請金衍罪上謂代言等

白金衍之死何如右代言金宗瑞對曰自古剛明之主待宦寺以嚴不
爾則難制然衍匿獐之罪恐不至死左副代言南智亦曰宗瑞之言是
矣上默然良久曰減等可也遂命杖一百流三千里于昆南○傳旨戶
曹各官守令分還上以斗升故村民等種子口食未瞻又欲加受進退
官門淹留累日以廢農業自令村民到官隨即量多小分給務令得中
○丁酉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禮曹啓去乙未年受教設倭學令外
方鄉校生徒良家子弟入屬合于司譯院依蒙學例遷轉本學非他學
之例往還滄波劍戟間實爲可憚故求屬者少而生徒三十餘人唯用
一逆兒遷轉故生徒多托故不仕雖或一二人僅存不解文字只通言
語非徒通事者難繼譯解倭書恐將廢絕請從初受教依蒙學例加給
一逆兒每二人遷轉以勸後來從之○傳旨禮曹遣人于對馬島求得
造冊紙倭楮以來○刑曹啓光州人張延壽刺殺昌平人金加介律該
處絞從之○戊戌受常參輪對經筵○親傳朔祭香祝○以李明德爲
工曹判書盧閑都摠制李順蒙摠制崔蠲開城府留後 上謂右代言
金宗瑞曰卿知崔蠲乎對曰臣知其爲人 上曰今觀其貌迺拙癡訥
保無詐僞也對曰但觀其貌而不考其行則 上教然矣蠲外飾儒名

內實奸猾曾經州郡非獨貪汚恣私任所倡妓播人耳目 上笑曰知人之難豈不信歟○九月己亥朔日暈○受常參視事經筵○司憲府上疏曰尚衣院官金乙亥尹須彌河圖等監造進上帶不能考察至使匠人盜用飾金提舉白環別坐俞興俊宋成立則非惟不察盜金監造衣櫥之際亦不精察致使針工盜用其爲不敬之罪大矣本院職司內帑所係匪輕反以不敬之輩還就其任實爲未便乞適乙亥等任更擇廉謹精巧者差充環則本自寒微別無功勞只以巧性得至三品宜夙夜不怠思盡其任願乃委諸匠人減綴幅數而曾不精察盜竊帶金而又不覺舉至於推鞠金元呂之時通書獄中指揮巧飾其久居一司敢與工匠通同掩護之狀昭然可見用心陰譎莫與爲比是豈再贖杖罪必須還仕者乎伏望更下攸司鞫問依律痛懲以戒後來命罷環職餘並勿論○慶尚右道處置使啓道內各浦船軍私備餼糧一朔相逆赴防倘有倭賊見於海外則分騎助戰或風水不調或追尋賊船行至遠海糧必乏絕不可無補添也一道之內左道各浦則以國庫米穀分載大中小船中大船則每一隻載五六石中孟船載四五石劍船載三四石已爲恒式之依此例以各官國庫米穀分大中小船并令加造追倭

船分載之以備不虞命下兵曹啓勸本曹啓依從所申施行但各漕營
田所出有餘者用其穀補之從之○禮曹啓今僧徒出入京城者皆考
帖字請禪教宗僧則各其宗色掌各司有所任僧則各其司汗蒸僧及明
通寺僧則仰曹皆給印信帖字其不留宿城中因公事出入者勿禁從
之○兵曹啓訓鍊觀武經習讀官內禁衛及祿官等並除雜事專習武
經從之○掌令崔文孫啓今聞遣判府事崔閔德十忠清道審視城基
臣以爲不可本道之民今年困於量田又有使臣支持之勞非獨人民勞
苦驛路亦爲搔擾又因災傷田穀不實米價至高若有及時造築之
城則既已看審請令其道監司與節制使同議築之勿遣大臣 上曰
今閔德之行言者非一大臣亦然予思以謂欲成大事不可盡從人言
築城之事已委閔德閔德所陳予必從之閔德亦非不知民弊者欲就
大功安可計小弊 上謂千秋使鄭淵曰禮部若問種馬及進獻馬皆
大此何小乎荅云我國達達馬種放于濟州者本少因年久土馬相間
種馬及別進之馬則極揀擇故差大若常貢馬亦極揀擇則達達馬少
而難繼專以土馬而進故差小也禮部又問前日所進綿紬廣矣今何狹
乎荅云別進獻之紬別織之故廣若常貢之紬則貿易故狹也禮曹判

書申商曰雖中國絲段尚有廣狹何問之有 上然之○庚子受常參
視事輪對經筵○執義鄭峯等上疏曰保國之道當慮安危役民之道
必察豐歉此萬世之恒規也 殿下軫慮沿邊城郭之未備曾命崔閔
德往于慶尚道與監司節制使巡行州郡審其修舊創新之處皆已定
基今又命閔德等往視經營之事此安不忘危之至慮也然臣等竊謂
全羅道則歲戊申量田慶尚忠清則歲己酉量田民之勞擾費穀可知
矣今年又有使臣支待需索之煩進獻物件備辦之事損實敬差踏驗
之官驛路騷擾視古爲多且因風水之災米穀至貴生業之艱從可知
矣一品宰相率其徒從往于外方則驛騎之多供億奔走之弊豈曰小
哉擇豐稔之地因已定之基指揮經營則監司節制使亦可能辦矣何
必重煩大臣乎若忠清道則往年失農民尚艱食明年秋成更命往審
不爲晚也伏望 殿下姑停此舉以慰臣民之望左司諫卞季孫等上
疏曰沿邊城堡命大臣相視監築是誠急務也臣等切謂築城雖曰大
事既有方面監司與節制使則不必別遣大臣而監督之相地雖曰重
事遣一大臣而與其道監司節制使共議則庶可得矣何必具其使副
與從事官以煩驛路以擾州郡耶且諸郡之城不可一時而並築也今

春崔閔德朴坤等相擇之地非一姑令其道監司今年築一城而其
未盡推地之處則後日更遣未爲晚也方此秋耕於粟之時民生勞
不可不慮一年再遣大臣則郡邑豈無其弊願 殿下勿遣閔德等以
除民弊 上不允曰城堡固國重事不可緩也雖曰今年事劇民艱假
如明年復如今年則奈何○刑曹啓全州囚私奴巨乙升闔殺私奴莫
山安岳囚百姓金上佐歐殺其妻內隱伊成興囚私奴春吉闔殺百姓
洪末訖金請並依律處絞從之○刑曹啓茂長縣儼堂寺僧戒心素愛
年少僧處云及處云徙居他寺戒心夜到處云所處云方與僧信峯卧戒
心妬刺信峯信峯走匿戒心欲威口刺殺處云律該處斬從之○刑曹
啓平壤水軍李自河歐殺其妻正月律該處絞命減一等○辛丑受常
叅輪對○壬寅日暈太白晝見○上以時服率百官拜賀千秋箋工曹
叅判鄭淵奉箋以行賜淵毛冠衣笠靴○遣判府事崔閔德戶曹叅議
朴坤于忠清金羅慶尚三道巡審城堡○癸卯受常叅視事輪對經筵
○漢城府啓各色補充軍姊妹女孫等本無定役已依宣德四年五月
二十日兵曹受教俾得永良而并錄補充軍案未便請勿成籍補充軍
受職去官人等後所生亦勿并錄從之○刑曹啓慶州囚私奴古晉三

三犯竊盜律該處絞從之○傳旨刑曹各人所犯照律啓聞後若減等則其杖贖之數及贓牒收取等差勿通考照律元罪從減等之數施行○慶尚道靈山昌寧咸安昌原玄風咸陽珍城恭源等官地震○命知申事皇甫仁曰趙深趙由信勿叙東班授西班職深禾之子由信禾之孫也深今拜軍器副正臺諫具疏申請故有是命○甲辰受常參○兵曹據司僕寺提調所申啟來辛亥年以後歲貢馬刷出各牧場三四歲馬預養進獻已曾受教三四歲馬無病喂養為難又於作馴時或致傷非唯經年喂養虛費料豆至四五歲體貌猶未壯不合進獻請自今點馬別監同都節制使依詳定尺數從自願以三歲兒馬二匹換調習壯實馬一匹分養于各官京畿各牧場兒馬則刷聚本寺換易分養于各官臨時進獻從之○乙巳受常參視事贊成許稠啓國朝令本係常人不得齒士類之法未盡善也常者平常也平常之人豈有不通仕路之理乎前朝盛時惡下之陵上文武參外官今執法官直斷施行故風俗不至澆薄今則參外及有蔭子弟必皆啓達論罪故文武士族外工商賤隸之輩亦必啓達論罪恐將與士類混雜良賤無等矣上曰工商賤隸雜職者則不得齒士類尚矣若齒於東西職次者職既無別待何有

異乎摠制鄭招啓中朝官制各品皆有雜職不列於流品本朝官制則無雜類之別故工商賤隸自隸所由螺匠杖首之類若得受職則並齒朝班甚爲未便乞減西班官職別設雜職以尊文武官 上然之曰如此輩受東西班職者亦參朝班乎判書申商對曰司饗司幕尚衣院上林園樂工圖畫院之輩皆非流品不得參班其餘雖工商賤隸若受東西職則並參朝班矣 上曰卿等之言然矣其令詳定所議設雜職便否啓事者出 上謂代言等曰工商賤隸杖首之類受職者勿取旨論罪之議何如皇甫仁等對曰雖工商賤隸豈無可用之才既受流品則不可區別待之也嚴刑以厚風俗稠之議非正論也 上曰然設雜職之議何如僉曰設雜職待以異類必皆缺望豈厚意也哉若參外則可矣然上則尤難矣 上然之○丙午受常參○親傳翼祖忌辰祭香祝○禮曹據奉常寺牒呈啓前此宗廟六室德陵安陵智陵淑陵義陵純陵定陵和陵健元陵齊陵奠饌卓子恭以朱土松烟文昭殿廣孝殿厚陵獻陵卓子恭以朱紅全恭今詳文昭殿廣孝殿則皆像平時故依舊以朱紅全恭著恭健元陵齊陵獻陵卓子請依 宗廟六室及諸山陵例松烟著恭從之○已酉受常參視事 上謂左右曰雅樂本非我國

之聲實中國之音也中國之人平日聞之孰矣奏之祭祀宜矣我國之人則生而聞鄉樂歿而奏雅樂何如况雅樂中國歷代所製不同而黃鐘之聲且有高下是知雅樂之制中國亦未定也故予欲於朝會及賀禮皆奏雅樂而恐未得製作之中也以黃鐘之管而候氣亦未易爲也我國在東表寒暑風氣與中國頗殊豈可用我朝之竹而爲黃鐘之管乎黃鐘須用中國之管可也今講律呂新書且稽歷代應侯不可一二計而樂器之制皆未得其正也至宋朱文公門人蔡元定考古人遺制而造樂器文公稱羨之其後元定見放于外文公通書云所製音律未協待還更定宋朝之樂亦未正也令伶人黃植入朝聞奏雅樂長笛琵琶長鼓相聞而奏於堂上中國亦雜用鄉樂也右議政孟思誠對曰古云合止祝啟生鏞以閒則閒奏俗樂自三代之前當已有之 上曰朴堧所造黃鐘之管據何制而裁正乎思誠曰據宋元之制而容唐黍一千二百以造上曰今以秬黍定黃鐘之管未可也中國之人以黃鐘之管盛秬黍而知其量也非以秬黍而正黃鐘也古人云定律以上黨之黍則以我國之黍而定黃鐘之管甚不可也思誠曰其容秬黍中者千二百則非常黍之謂矣 上曰奉常習樂者不如慣習都監之人須令

慣習之人習熟可也朴墾鄭穰皆新進之人未可專保卿其留心焉又謂左右曰使臣若過宿所而行則各官備衾枕爲難令濟用監造若干隨便使臣以行若何代言等對曰可矣上又曰今秋旱氣太甚蕎麥成熟何如對曰以旱故皆不實上曰旱甚無若今年他穀何如對曰大小豆亦皆不實上曰予聞旱田之穀比水田家切民用今思之水田之穀尤切於用國用民食何物爲重對曰國用則水田爲重民食則旱田爲重允民十月以前專賴旱田穀以生國用則大米多而小米寡矣上曰然○禮曹判書申商啓織造婢毋聚官門依私家例量給苧麻每一歲人織二匹以納則庶事簡而織婢不厭其苦矣上不荅商出上謂代言等曰申商之言不可也對曰公家之事何可若是上曰進貢非數年之事不可不布置予意以謂凡事專治則無不成今別立一司擇人而任之得如典廐暑令金器之者職高則授行職職卑則授本品以任專治則事可易成矣對曰上教誠然上曰古有織造司乎對曰未知尹粹曰當新設紙造所皆以爲紙品必未及南原全州今紙造所紙品極高反不用南原全州之紙若設一司專治織造則亦必極善上曰新設紙造所時許稠以爲不可紙品之善今乃若是其議

設織造司便否以啓○輪對經筵○上聞咸吉道都節制使河敬復欲
進馴鹿曰珍禽奇獸古人所戒其令勿進○刑曹啓平康囚私婢永珍
衣與私婢寶德相鬪蹴寶德腴七日而落胎又三日而死允鬪歐殺人
律當處絞不因歐傷而落胎者或至殞命今永珍衣鬪蹴寶德不至於傷
若以鬪歐殺例論則於情法可疑曾降王旨罪之疑於輕重而其情理相
等者則當從輕典其情理近於重者務合於法今永珍衣之罪伏候
上裁命減一等○刑曹啓永柔囚私奴豆難殺新白丁李元吉鳳山
囚螺匠明莫同鬪殺百姓韓仁已康津囚船軍白仁達鬪殺船軍朴義
並律該處絞從之○庚戌平壤府院君趙大臨奉大臨字謙之平壤
府人文忠公俊之子建文壬午中生負試補德壽宮提控癸未拜護軍
冬尚慶貞公主封平寧君丙戌改平壤君庚寅以賀平定北方赴京丙申
加崇祿己亥以謝恩_注赴京壬寅又加輔國崇祿平壤府院君丙午又加
大匡輔國至是以病卒年四十四性謙謹計聞輟朝三日賜米豆七十七石
紙二百卷謚康安溫柔好樂康寬容和平安一子武英○辛亥御經筵○
兵曹啓前此進獻歲貢土馬種馬以五尺七寸以下四寸以上受教定
之其五尺四寸馬則體貌過小請以五尺七寸以下六寸以上者揀擇

而毛色相當者則五尺八寸亦并陳擇黑五明雄馬及鐵青雄馬烏鬃
烏眼烏腎烏蹄潔白雄馬等三色每年旁求未易得之自今各道牧場內
有上項三色馬勿令作驃以為種馬孳息私處三色馬亦禁作驃孳息
從之○慶尚道慶州新寧興海清河迎日密陽金海蔚山義城寧海
河陽聞慶真實長鬚清道等官地震○壬子親傳望祭香祝○命摠制
李蕺搥碎楊根大難巖石以久旱水淺石出也 上以便臣支待事繁
欲竣明春蕺再請故從之蕺無他才能以奇巧見用○癸丑賜賻同知
摠制李原吉紙六十卷○甲寅受朝叅見事詳定所請改定科田陳告
限 上曰許令陳告則幸人犯罪喜人死亡廉恥道喪士習不羨令戶
曹折給則或有不均之嘆今使侍朝者無不受田則勤勞而秩尊者反
不得准科而受至於三千甲士亦欲受田則將何以均給乎工曹叅判
柳季聞曰臣意以謂受田者皆時行也於官案名下書其元受田幾結
又書開田之數以啓受點折給則庶無不均之嘆申商曰給田墾
事何煩親給 上曰予何能親給季聞曰官爵不得傳於後嗣若科
田則傳及子孫臣以為至重也摠制河演曰季聞曾有此議臣亦以為
不可身歿期年後陳告則可矣 上曰待期年則一日之內告者至百

千將不可勝給矣商曰待期年陳告豈美風乎 上曰給田重事當立
新法其更議以啓詳定所又啓功臣賤妾所產請勿許功臣田 上曰
既爲祖先承重屬忠義衛其給功臣之田以報功也何不可之有演曰
我國之人號稱知禮義以其有貴賤上下之分也今功臣賤妾之子亦
令屬忠義衛大小士民莫不缺望若又給田則尤不可也嫡室之女且
不得迺受况賤妾之子乎 上曰女雖嫡不得承重子雖賤亦能奉祀
何可並論功臣雖歿功不可不報雖賤妾之子得祭先世以祭田適受
何害古有圭田之法予亦爲外親置圭田五十結此人不可不給田以
奉祀也季聞曰若不得已給田則名曰祭田待親盡還收 上嘉納○判
漢城府事徐選啓今年乃五六品立家廟限年也人有托以祖父所居
欲立廟于繼母繼祖母所居之第爭者頗多何以處之 上曰已立廟
之家則勿與衆子女子皆給 承重宗子其法已立矣若其未立者何必
就繼母繼祖母所居之第然後立廟乎其勿聽理但考其立廟與否耳
○輪對○刑曹啓蔚珍將校林彥闔殺龍化驛吏勿加伊律該處絞從
之○禮曹啓文宣王釋奠祭正配五位從享十位東西廡從祀一百八
位犧牲共用牛一豕一分獻不周乞依朱文公釋奠祭儀羊豕各五之

例牛一仍舊以代羊五之數不用五從之○乙卯受常參輪對○以成
揜爲左軍揜制曹致中軍揜制朴葵戶曹參判朴瑞生工曹參議僕循
集賢殿副提學○丙辰受常參視事憲府啓副司直吳個愛賤妾重德
棄其妻朴氏使妾乘馬以扇擁面僭擬兩班婦女請杖個八十重德從
本定役 命依所啓個以皇親勿論○揜制鄭招啓父母於子或因一時
愛憎不均分家財奴婢者官家均給之法曾命勿錄六典臣意以爲若
無此法則一父之子一苦一樂父不父子不子矣須有此法然後父子
兄弟相與和睦而克合於天理矣况官吏治民之私古有其法也○上
曰此是程子之言古人云從其治命不從其亂命雖君上之命若不出
於正則不可從也况以官吏而治民之私有何不可然如此則是輕改
父命也招對曰其一苦之子終必爲百姓矣倘使已死父母可作而問
之則父母之情必不忍至是也且爲子者自非大舜雖不揚言父母之
過於其心豈不潛有所憾乎均之爲子而一苦一樂其可乎 上曰卿
言然矣然如此則雖非父母之病所爲而托辭訴訟將有如前朝之意決
矣官吏奉行之際無乃有礙乎對曰群下獻策 上必審其可行而行
之然今見此教旨首曰我今思之又曰痛心 太宗之教豈偶然手願

與大臣廣議而行上曰然仍命皇甫仁曰與政府六曹詳議之○輪對○兵曹啓平山府鎮軍金同良陪使臣涉川溺死請依船軍例致賻復戶從之○刑曹啓鎮安人學生張乙富與妻兄李甘言僧海心奸前事甘執海心相詰乙富歐殺海心乙富律該處絞甘以元謀杖一百流三千里從之○傳旨司憲府自今赴京之行無檢察官者勿遣監察令新安站路察訪往渡江第三宿所搜掠考察○丁巳叟常參視事輪對○己未受常參視事輪對○遣館伴吏曹參判鄭欽之于咸吉道以使臣回還也○親傳神懿王后忌辰齋香祝○禮曹與詳定所同議朴堧上書朝會用樂事件以啓一每月初一日十六日兩次依古制純用雅樂其餘四次依舊用俗樂右條唐制雅樂唯用之郊廟元會冬至及冊命大禮陳氏樂書宮架圖有朔日冬朝冬至朝賀元日朝賀乞依古制朔日及元大朝賀冊命大禮詔誥勅書迎命用軒架其餘衙日姑仍舊一軒懸十八架設於堂下琴瑟陳於堂上皆用六數又其工人習業不可不預先擇可習樂工三十餘人教之其搃數一百三十九人又擇各司奴子年少者充數右條樂懸陳設及樂工預習則並依所申樂工則除各司奴子以公私婢子甲午六月以後嫁良夫所生及干尺補充軍

等所生元之一樂之條理全在始終始終不備則宮聲容或往而不返
 古人以為不祥之兆願 殿下坐席之後樂聲未闕則須令待終而止
 至於還殿亦宜如之右條上陞座樂止群臣拜畢樂止一依古制一朝
 會之樂堂上堂下一時並奏右條一依陳氏禮書朝賀只用軒架一朝
 會之樂用旋宮之法正月則奏大簇二月則奏夾鍾三月姑洗四月仲
 呂逮至十二月大呂而畢以此諫習奏之一朝會樂架子勿藏遠處須
 於傍近廊下移藏又其體制不拘前例輕快華羨改造用鐵漆束勿復離
 析常時則全部移入蓋覆避塵用時則全部移出設之一朝會軒架須
 用堅韌耐久之木如二年木楸木等材可以為之其裝飾則楸木之類
 亦可矣乞令及時預備用之一軒架之器除鍾磬外琴瑟各六祝栒各
 一塤缶篪笛簫笙等管籥亦各十部至於鼓制考之故圖朝會射儀
 皆用建鼓其裝飾威儀不類祭樂如此等器皆不可不預先工作也宜
 設樂器監造色及時制造右四條并依所申從之○刑曹放開寧囚學
 生郭夫存殺私奴伐介律該處斬從之○上謂代言等曰擊毬之事廷
 臣援引高麗之弊請罷者多然擊毬本以習武非為戲也稽之於古此
 等事頗多皆古人為習武為之也予雖不親擊然究其擊之之理非善

騎馬者不能也其馳騁之能必倍於騎射然後可擊故習武之事無過於此前朝之盛亦為習武而為之但其季世遂為戲事服飾鞍馬爭尚華侈耳向高若海語予曰前朝之季君王亦有弄毬之弊以此言之則國君翫好雖非擊毬至有為伶人之戲者豈可獨以此為人主之弊乎但其用心之如何耳擊毬之法如不宜載諸六典則錄於膳錄何如後若有非之者則自不為之可矣安崇善對曰擊毬以備武科三場載之六典何不可之有僉曰可錄 上然之○庚申親傳神懿王后忌辰祭香祝○辛酉上欲幸豐壤講武皇甫仁等啓使臣還自咸吉道京畿供費甚煩宜停此舉從之○壬戌受常參視事○宗貞盛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二十二匹仍刷還被留倭二十名六郎次郎致書請就固城浦仇羅梁來往興利仍獻土物回賜正布三十三匹石見州藤觀心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七十四匹○刑曹啓富平囚私奴上佐豆彥亡吾之於里大等鬪殺高乙成上佐律該處絞豆彥杖一百流三千里亡吾之於里大等一百 上曰衆人共殺一人則疑盡殺之申商亦謂可盡殺之然以一人之死而殺衆人不可也唐律疏議亦云只殺為首者此雖衆人共傷人命非謀故殺乃鬪歐殺也鬪歐殺者前此亦有得活者

乎右代言金宗瑞對曰近年一二人得活命上佐豆彥等各減一等○
都巡察使崔閏德啓忠清道庇仁保寧兩縣最是海寇初程而庇仁邑
城則平地保寧邑城則高丘皆不合城基又以雜石交土造築低微狹
窄且無井泉實非久安之地庇仁縣竹寺洞新基及保寧縣古邑池內
里新基則三面據險內且寬闊水泉亦是宜置邑城且距本縣不過一
里固無遷徙之弊請於上項新城基以本道禾穀稍稔各官量授尺數
十月始役令監司都節制使監築從之○兵曹啓今考築城時并築敵
臺之狀唐書馬燧傳設二門爲譙櫓陸機洛陽記曰城上百步有一樓
櫓外有溝渠冊府元龜唐王方翼築碎葉鎮城立四面十二門皆屈曲
作隱伏出沒之狀上國廣寧山海等衛城子皆有敵臺請自今各處築
城時除城面屈曲處外平直處隨其地形一百步築一臺從之○癸亥
受常參輪對○以柳漢生爲司憲持平○刑曹啓濟州安撫使金洽捕
獲興販倭邀其功詐以勦捕賊倭啓聞律該杖一百徒三年命除徒年
贖之○右司諫權孟孫啓臣今自慶尚道來今年禾穀不實民生可慮
上曰曾聞大小豆蕎麥則稍盛無乃因秋旱亦不實乎對曰皆枯槁不
實上曰今秋則民生猶可矣來春甚可慮也仍謂代言等曰山郡民

生尤爲可慮然壬寅年尚加賑恤使不阻飢今年水田則稍稔不如壬寅之甚若盡心賑貸則民豈有捐脊者乎其多畜救荒之物以備之○甲子命上護軍金裊賚進獻籠黃鷹三十連赴京賜裊毛冠衣笠靴鷹師等衣笠靴○咸吉道龍津永興等官蝗○乙丑受常叅視事○詳定所啓土地非人臣所得而私世祿王者所以待士不可不均請以一品至成均大司成爲一等自判通禮門事至從四品爲二等五六品爲三等叅外爲四等每年春夏一度秋冬一度一年之內定爲兩度各其名下書前受田數且以空閑之田受點折給四等各品循環分給其中逆受之田仍舊折給新來從仕及適受人負等以建文三年八月日戶曹受教內令吏曹分其痕咎有無依初入仕例移文臺諫署經然後方許折給其匿田收租者依永樂十五年三月受教施行 上從之仍謂左右曰舊法不可更改然給田之法如此則庶可矣卿等雖言給田之弊予意以謂莫如權在於上議者曰人主不當親細事然予於細事靡不聽斷獨於給田以爲不當親細事何也許稠對曰臣意以謂萬機至繁恐勞 上體今更思之官爵雖重止於一身土地則傳之子孫實是重事今所立之法甚爲便益庶無後弊鄭招亦曰 上教誠然土地至重君

上所當錫予者非臣子所得而私也然後日之弊未可知也 上曰用人莫重也而或權在吏手何慮後弊生招曰給田之制若至生弊則何事不弊此亦不足議於今日也招又放朴堧上書朝會樂內用月律之條已啓下矣臣意以爲用樂之節上下出入皆不同 君上出則奏黃鍾十一月之律取陽動也入則奏蕤賓五月之律取陰靜也以至公侯上卿出入皆有所用之樂而其樂不同今若用月律則 殿下與王世子政丞出入皆用一樂而上下無別矣詩時邁註云樊遏滌是肆夏也天子出入之樂也上下出入之樂皆有倫序不可混也且向闕位已設之矣臣之出入不用樂獨於 殿下出入用樂何如古文與拜時亦無樂是則無用樂之時矣 上曰興拜豈無樂乎元史與諸書皆有之招對曰臣未得盡見古文請令集賢殿稽古制 上曰予將更議○昌盛等回自成吉道命左議政黃喜刑曹判書金自知左代言李孟昫迎慰于普濟院使臣不赴宴徑入太平館隨至館宴慰之○盧閑啓使臣等到吉州鏡城等處求捕土豹不得使臣嘗謂臣曰我於四月着單來今遇天寒願啓達賜衣臣荅云臣在遐方難啓○傳旨戶曹本國人民但知堤堰之利不知水車灌溉之益遇旱失農誠可憐憫其令各道

監司放可置水車之處以今所頒水車依樣製造監司以時考察每當
殿最并錄勤慢以憑黜陟○丙寅幸太平館慰宴兩使臣昌盛曰時候
漸寒予欲還歸頭目等衣靴俱破願給之且東八站露宿時不可無
蔽風雨之具并給帳幄惟 殿下獨斷勿令彼司知之 上因予知之
盛等曰鏡城地面土豹有無未可悉知 上曰近境野人間有來賣其
皮者本國則未知生獲之術盛等曰鏡城之地土豹所在帝亦詳知之
上曰昔太祖皇帝時李敏等以野人地面捕土豹事賫勅而來濫行
本國境內太宗皇帝嚴加罪責此尹天使所詳知也鳳對曰然盛曰須
捕獲以獻 上曰土豹有無兩使臣此行盡知之矣以本國所無之物
而將捕獲進獻為辭誠亦難矣盛等不復言及還宮命皇甫仁議于
政府黃喜等曰無襦衣及靴子者皆造給帳幄則答云此非難事主人
之情豈不欲贈第前年勅諭明知日星深恐後日有朝廷之議未敢贈
之耳○命內官韓龍鳳賚別膳分贈兩使臣○丁卯受常參輪對○
親傳朔祭香祝○命集賢殿副提學鄭麟趾奉禮鄭穰考正周尺于集
賢殿仍命撰樂譜 上覽律呂新書及諸樂書深知制作之妙故命
撰之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五十

冬十月戊辰朔受朝叅視事戶曹判書安純啓損實踏驗官依舊令民間支持 上曰國家立法何可使斂民哉純與吏曹判書權軫對曰雖用公廩其供饌者必資於民轉食閭里弊還及民不如仍舊 從之○初憲府以李蕪善緣妻叔父判書李明德之勢濫受軍職收職牒其子李孫上書稱寃 上曰此人之職以下番除授乎皇甫仁對曰然 上曰前此甲士從自願加職下番其法甚非 太宗亦曰下番安處者加職甚不可厥初立法非矣何咎執政者乎且執政之臣於下番窠闕除授一族豈爲過乎其還給告身○輪對○兵曹啓蒐狩國之大事也古者田獵獲禽擇取三等上以奉宗廟次以享賓客次以充大庖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其田獵用禽之法可謂詳且備矣我朝春秋講武所獲之禽先薦 宗廟次及耆老大臣此古之良法美意也而軍士所獲之禽射獲則給三之一犬獲則給其半頒禽之制優則優矣然大小軍士幸其還受驅內之禽不分人馬爭相發矢爭相嗾犬惟馳射是務盡物取之多者至數十口納公不過一二而餘皆私之非特有違於蒐狩之禮殊非尊君奉上之義此無他還受之法有以啓之也自今

侍衛軍士所獲之禽皆納鎮撫所鎮撫所各於名下開寫所獲之數以
 啓除國用賜與外敢有私挾持者曹與察訪糾察二品以上啓聞科罪
 三品以下直斷 從之○己巳受常參輪對○親傳 廣孝殿先告事
 由祭香祝○樂學別坐上護軍南汲造朝會樂器及軒架以進○知申
 事皇甫仁等啓前日從安純議令民間供饋踏驗官臣等思之斂民支
 待有乖政體國家若聞民間有此弊則當亟禁之其可反令斂民以供
 乎若以為多費國廩則民之所供用何物乎斂民之事固不可行也
 上從之命用公廩○庚午觀稼于迎曙驛平○命左副代言南智問安
 于使臣頭目陳富謂智曰朝鮮號稱禮義之邦前日之宴不饋吾輩是
 何禮耶 上怒命憲府鞠禮賓寺官更以聞○辛未日暈○受常參視
 事 上謂左右曰昨日所過之地未稼甚不實左右對曰今年雨多傷
 稼江原道尤甚或有草食者明春賑濟不可緩也 上曰然○尹鳳邀
 昌盛宴于其第重富家遣內官崔濕贈以酒肉○掖制鄭招上言周禮
 大師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註王日舉鼎十有二物以樂侑食卒
 食以樂徹漢武帝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觸御前司
 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後漢明帝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

之其後章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
而奏之章帝建初五年始行十二月迎氣樂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歌春
陽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歌朱明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北歌朱明
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歌西皓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歌玄冥馬防上言
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謂可因歲首發大簇之律奏
雅頌之音以迎和氣順帝陽嘉二年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
樂器隨月律晉武帝咸寧元會儀大官令持囊司徒持飯尚書持案並授
持節持節跪進御座前群臣就席大樂令跪奏合舉梁武帝時上壽酒奏
介雅食舉奏需雅陳宣帝時定三朝之樂採梁故事奏相和五引各隨王
月帝舉酒奏綏韶進膳奏侑韶後周武帝時大會食舉奏深夏隋文帝時
牛弘等議曰古者宮商角徵羽五引梁以三朝元會奏之今改為五音其
聲悉依宮商不侑差越惟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
是也又曰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詩律之聲使不失五常之性
調暢四體令得時氣之和故東漢太子丞鮑業上言天子食飲必順四時
為食舉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可依十二月均感天地和氣此則殿庭月
調之義也祭祀既已分樂迎氣臨軒朝會並用當月之律正月懸太簇之

均及十二月懸大呂之均欲感人君性情先協陰陽之序也唐祖孝孫十
二和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曰休和皇帝以飯皇太子亦以飯
皆以其月之律均開元禮會儀皇帝舉酒及飯休和之樂作宋元豐會儀
皇帝舉第一爵作和安之樂臣招謹按食舉之樂載於周禮其來遠矣以
十二月之律均則始見於漢書而定於唐制歷代又以此迎氣五郊蓋本
於禮記月令焉如後漢大子樂用於郊廟諸陵者薦食也用於五郊者迎
氣也行禮璧雍者養老也唐開元禮會儀休安之樂用於舉酒及飯祖孝
孫之所定也宋元會儀皇帝舉酒其樂和安即唐休安之改名也宋名樂
以安改唐之和示不相襲其實一也唯陳採梁故事以相和五引定為三
朝之樂然而後世無述焉牛弘所論五引用於迎氣月調用於食舉者合
於鮑業之論獨臨軒朝會並用當月之律之云與上文所言不倫果何謂
歟隋代唯用黃鍾一均十二律內五鍾謂之啞鍾隨月用律旋相為宮
豈牛弘等所及也臣愚考之未精伏望 睿裁命下詳定所招又云出入
樂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註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禮
曰升車有鑾和之聲行步有環佩之聲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出撞黃鍾右
五鍾皆應入撞蕤賓左五鍾皆應由是觀之黃鍾所以奏肆夏也蕤賓

所以奏采齊也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
出入則令奏肆夏陳氏曰王於大饗大射出入奏王夏非此則行以肆
夏而已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韶夏納夏章夏齊夏族
夏械夏鷺夏陳氏曰肆夏天子用之於祭則送迎尸施於身則行步登
車佩玉而已漢高帝時叔孫通因奏樂人制宗廟樂皇帝入廟門奏乾
安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後漢班固東都賦春王三朝會同
漢京是日也萬樂備百供暨皇權洽群臣醉降烟煜調元氣然後撞鍾
告罷百僚遂退註天子將入撞蕤賓之鍾梁武帝十二雅皇帝出入
奏皇雅皇太子出入奏胤雅王公出入奏寅雅陳宣帝大建元年定三
朝之樂帝出入奏穆昭賓客入奏相和五引後周武帝時朝會皇帝出入
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鷺夏唐太宗時祖孝孫始爲
徙宮之法造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彌大唐雅樂七曰大和以爲行節以
黃鍾爲宮凡祭祀天子入門而即位與其升降至于還次行則作止則止
其在朝廷天子將自內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應乃奏之禮畢興而入
撞蕤賓之鍾左五鍾應乃奏八曰館和以出入二舞及皇太子群公國老
若皇后之妾御皇太子宮臣出入門則奏之皆以大簇之商若駕出

則撞黃鍾奏大和出大極門而奏采齊至于嘉德門而止其還也亦然開元禮正至朝賀儀皇帝將出大樂令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協律郎舉麾奏大和之樂王公出入奏館和及禮畢皇帝與大樂令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奏太和之樂宋元豐元正冬至大朝會儀侍中奏外辦殿上鳴蹕大樂令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皇帝出西閣協律郎舉麾奏乾安之樂百官出入奏正安禮畢殿下鳴蹕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協律郎舉麾奏乾安之樂皇明抄自聖節冬至正朝禮上陞座樂止自餘無用樂節次前朝詳定古今禮聖上出入有樂自餘無用樂臣招謹按朝賀之樂唯奏出八行步之節歷代用律未聞當月之調然而禮樂制度廣大精微臣愚不會樂音區區微見豈能萬一伏惟 睿裁命下詳定所○集賢殿啟三父家禮以同居繼父為一不同居繼父為一元不同居繼父為一儀禮宋五服圖同今大明律三父八母圖內從繼母嫁齊衰杖期謂父死繼母再嫁他人隨去者觀其文勢乃祖述家禮圖內繼母條下父卒繼母嫁而已從之乃服杖期者也故隨去二字釋從字也再嫁他人者釋嫁字也豈可以嫁之一字為繼母之後夫乎且古禮三父制律者必知之矣今從繼母嫁為繼

母之後夫則當云四父八母不當云三父又繼母之下不載父卒繼母
嫁已從之乃服杖期之文豈於繼母尚無服而於繼母之後夫始有服
乎又同居繼父乃同居親母之父也而齊衰不杖期繼母之後夫則齊
衰杖期是親母之後夫反輕繼母之後夫反重尤無倫理也以此觀之
從繼母嫁一條疑當在繼母條下偶致錯誤圖畫耳但啓劄青錢圖內
書從繼母嫁父五字而題云四父八母服圖則傳訛承謬之致恐未為
定說也命下詳定所○壬申親傳冬享大祭香祝○輪對○癸酉輪對
○遣內官韓龍鳳贈別膳于兩使臣○甲戌太白晝見○受常參視事
架閣庫錄事全仁老上言臣從仕三十四年老母年今九十四乞賜錄
用命下吏曹本曹啓仁老以獨子不曾歸養老母已為不可且他人必
援此為例請勿叙用上曰有九十之母而從仕者罕矣且外方之人
已雖老勸其子從仕者多矣特叙此人歸養可矣○輪對○禮曹啓宣
德五年六月初一日教旨各官分置倭人內已亥年因公出來及商倭
等從願送還本土其願仍居者勿為奴安置請自願還歸者待其土主
使人錄名書契付送其願仍居者給閑田復戶如有父母夫婦相離者
從願完聚從之○乙亥受常參輪對○右代言金宗瑞啓臣到義禁府

見元非朴長守並產女斤婢父既被殺母又久囚衣食難繼其生可矜
命賜斤婢米一石及襦衣○丙子雷電○受常參輪對○以柳思訥為左
軍摠制朴信生工曹參判申樞右軍同知摠制高若海慶昌府尹柳季
聞大司憲李師厚漢城府尹元昌命右軍僉摠制李審司憲執義李師
孟右獻納○丁丑召讓寧大君禔設宴于內 王世子及諸君侍宴○
左司諫卞季孫等上疏曰讓寧大君禔得罪於 君父見絕於 宗社
太宗有命曰自予千歲之後不得往來于京 聖訓嚴矣曩者 殿
下召見于內政府臺諫固請止之 殿下命之曰後如召見必論臣僚
此舉國所共知今乃無因召見不使臺諫知之非徒失信於下上負
太宗聖訓誠可痛心伏望 殿下即命黜還勿復召見 宗社幸甚不
允季孫等庭立固請 上曰前日已議諸大臣豈必論諸諫負爾等所
進疏無他語只印出舊文耳予但見始末一二字而已後雖上疏予必
不覽且讓寧時方欲還爾等乘晚乃進此但備前例也季孫等曰時有
前後而事則一人有古今而心則同故所進章疏不得不同也日晚進
疏者 上既不論臣等晚知故也 上曰讓寧今欲還勿復言○命囚
前大司憲李繩直執義鄭奉掌令張脩崔文孫持平金子鏗左代言南

智等于義禁府從諫院之請也初淑善翁主安氏與鈴平君尹季童爭家基狀訴于憲府憲府視爲尋常婦女聽理移牒漢城府也泛稱狀氏及漢城府之啓也智見有狀氏語欲啓之路遇奉洩其語憲府還收牒于漢城府勾去其語而還之且令漢城府還受啓目于代言司欲削之故也○吏曹啓前此受教各道損實踏驗官令其道監司褒貶然監司未能遍審踏驗之處而獨自品第爲難請與損實敬差官同議以啓從之○戊寅受朝參視事左司諫卞季孫啓前日不論臣等召見讓寧臣等上疏未蒙俞允心切痛閔 上曰如有非常之事則宜上疏以諫予之召見讓寧非今日始也曩者召見而爾等不可予不聽而召見者今已再三矣諫院只以傳授之言從前例上疏而已凡無大罪予何不召見乎諫官當以不見爲非今何諫其召見耶此非爾等所能止也○義禁府提調權軫啓鈴平君尹季童與淑善翁主爭家基狀訴辭甚不恭臣等欲問其由而命勿論故未敢耳 上曰季童愚惑無知荒唐人也終不可加罪故命勿問耳軫又啓雖不加罪願曉以法令 上曰此誠頑愚人也然卿言是矣其并囚鞠之仍問曰南智之事何如奉識理者也處事有失則義當待罪而圖免已責還取其文改之又與皇甫仁言

其辭姦詐又荅諫院之書飾辭不直固非識理之士所爲也南智之事
非漏說院中所議也幸遇舊知偶言行事之失耳予以爲輕○輪對○司
諫院啓今年禾穀不稔而都巡問使崔潤德每道數處一時築城民力
罷弊請停今年築城其不得已沿邊可築處待豐年一道不過一處令
其道監司監築忠清道量田敬差官亦勿發遣不允○慶尚道監司啓
今以倭語傳習之事訪于金海梁山東萊等官及乃而富山等浦皆云
若聚各官傳習則以有數通事當番及率倭上京之時無教訓人宜聚
倭人到泊各浦使當番通事教訓而擇各浦鎮撫之解文字者定爲監
考以察勤慢則庶便於傳習如以閑良子弟傳習則必欲以父兄爲奉
足若從所願則其父兄率皆水陸軍丁充補爲難請於倭人到泊各浦
船軍內擇年少姓敏者乃而富山浦各十名益浦六名待其當番傳習
或有自願者各其居近處并聚教訓命下禮曹與政府諸曹同議僉曰
可從之○刑曹啓高山縣人姜莫同鬪殺白萬律該處絞從之○己卯
命囚持平朴以昌于義禁府尋釋之以昌荅諫院公緘云兩相避嫌則
自有公論諫院包羞忍恥強効無辜臺諫一體予實愧汗諫院皆避嫌
○命內官韓龍鳳贈別膳于兩使臣○庚辰受常參視事刑曹啓河東

縣人船匠吳富令與私奴金元船匠金莫同家未訖聞殺補充軍宋若老富令律該處絞餘並杖一百命依所啓唯富令減一等仍謂左右曰聞歐殺人者非謀故殺也事若見著則其死可知若暫與聞歐之後病死限內則以爲殺人而殺之甚可憫也許稠對曰此誠可疑上曰聞歐殺人者可活則活之可也○上曰諫院之狀予未知其意右代言金宗瑞對曰諫院令執憲府書吏以來朴以昌曰臺諫之吏非有命不相拿來例也遂不送諫院強執以歸推鞫取辭以昌非之荅本院劾書不恭上曰臺諫書吏不相拿來古歟稠對曰官負失職即迺若吏及所由持憲府之體不得拿來尚矣上曰然則諫院非矣且諫院避嫌然乎否若避嫌則不宜待畢劾以昌之後今劾以昌極論其失上書然後避之其情似嫉以昌而爲之矣權軫對曰諫院實非矣上再三曰若此然乎左右皆不對軫曰今韜以昌荅云鄭奉先入常參時與張脩崔文孫偕行論議我在後未及聞更今面質奉云非會坐而議也行過殿庭而說故彼不得聞以此觀之以昌無罪矣上曰以昌雖聞其議不言是非則無罪矣况不聞乎然不與議則當出仕其欲避嫌者非矣宗瑞對曰臺負一人避嫌則舉司避之例也上曰不與則何必避乎爲

以昌計但發明已事不辱諫院可矣其荅書致辱非也仍問曰餘人何如
軫曰南智云臣懼漏言之罪以實對之不自覺其言之非也其後私語
其非於承傳色臣無他語豈敢欺罔欲脫笨罪不以實告耶涕泣不語
以此竟目 上曰其大指不過於此又問臺諫相詰古亦有諸軫曰古
多有之 上曰其釋以昌左右皆出 上謂代言等曰諫院之事是乎
皇甫仁對曰實非也欲避嫌則不當畢劾今乃織成罪過然後避之是
必疾惡而爲之矣宗瑞曰諫院初啓之時不舉以昌其不舉者爲無罪
也怒其不遣書吏意謂義禁府不究劾強劾上書然後避嫌似乎舍忿欲
著其罪也 上曰初若公心劾問終似舍忿不公矣○輪對○序班崔
真詣闕 上引見于思政殿真請除其族尹熙富等五人職○全羅道
處置使得珊瑚樹以進枝幹縱橫大如人股長可二尺 上曰昔奉西
局有之不如如此樹之大也本草云樹少則不紅爲最貴其問得者之名
以聞○義禁府具李繩直等罪以啓命鄭萃張脩崔文孫自願付處繩
直子鏗已罷職勿論南智功臣之孫亦勿論○命吏曹復以金洽爲濟
州安撫使下少尹朴好問判官李茁于刑曹劾之好問回自濟州告兵
曹曰吾見其啓草有興利船不無疑慮之語今啓本內洽削不以聞命茁

往訊其由。盜拷訊州人，竟不得情。而還有司以洽奏事，諫不以實贖杖一百。至是，上知好問所見不是，啓草實爲差使，負報草且知洽之，不詐。召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等議曰：「今濟州捕倭之所，自古倭人不到之地也。國家久無虞，故人爭欲因事成功。適見倭人獲之，雖非賊船，予初欲賞功以長其心。自古邊將立功，廷議有異使之解體，今乃抵洽杖一百，民亦受訊杖三次，誠可憫也。人必以爲捕獲倭人，非羨事將必不獲矣。予欲還洽本任，賜受杖人以物，何如？」喜曰：「臣亦見前判官太石鈞聞其本末，悔洽適任。」上教誠然，命還洽職，仍命兵曹品第捕倭有功者以聞。上護軍高得宗因輪對，詳陳濟州捕倭之事故，有是命。○兵曹啓：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曹與政府諸曹同議，受教補充軍女孫無立役之法，勿付籍。本年九月初五日，漢城府受教補充軍受職去官人所生，勿并錄案，請自己婢妾所生女孫及補充軍未去官前所生，並勿付籍。從之。○刑曹啓：平壤人私奴於里金，招致里人歐其主，遂與其黨持弓矢追之，不及於里金，律該處斬。從之。○刑曹據都官呈啓：護軍李韞家婢，其每嫁百姓李天奇生女古未前，僉節制使朴得年家婢，爲藥嫁百姓李生生女春月，並年少逃匿。崔興洵聞一私婢亡匿金城。

縣人家以告得年得年與興汭偕至其家問其女云我乃居京李護軍家婢也得年知非春月欲脅為婢與興汭謀佯若不知云汝乃吾婢為藥所生春月也撻之再三縛致縣官誣妄取辭執以去韞聞之訴都官鞠之得年與其子東文誘古未云若為我婢當囑李生永免乃役汝若不從而竟未免為婢則受苦必甚如欲使官家信之則莫若與乃父天奇相詰批其面也并誘李生為藥以利害及對辨天奇謂古未云爾何謂他為父乎古未罵云彼老奴汝是我父耶天奇執令仆地古未執天奇衣襟毆其頰李生為藥亦誣指古未為春月上項人等變亂父子敗毀網常其罪莫甚請依律斬古未杖得年一百流三千里東文一百徒三年興汭一百李生九十為藥以只坐尊長免罪從之○辛巳受常參輪對○親傳望祭香祝○壬午受常參視事輪對○戶曹啓去乙巳年受教不用銅錢者分其所犯輕重重者典刑輕者杖一百身充水軍沒其家產錢貨之用本以利民而論罪之令過重以至傷生破產請自今斗升以下米穀外不用銅錢全用米布者令京市署禁之犯者違律論罪從之○摠制李蕺率石工及軍人一百鑿揚根大灘石舟行稍易○上謂代言等曰李蕺嘗言迎使臣時軍粧朱槍年久無色請改

造予思之朱紅非本國之產雖用朱紅豈得耀軍威於使臣之見乎
予見甲士所著朱紅兜牟甚為無色莫若黑漆之儉質而有光也槍
與兜牟皆用黑漆隨毀隨補如有無色者罪當該官其以此意論諸
兵曹○癸未受朝參輪對○兩使臣出遊盤松亭令捕池魚觀戲命
摠制李蕙賚內醞往慰之○甲申受常參視事開城留後司啓本都西
南近海請築城郭 上謂左右曰曩予以為開城雖空城郭則可修
今啓本來矣雖曰西南近海非若常時防禦之所然亦可因以修築
也吏曹判書權軫對曰縱當修築必備器械然後為之 上曰雖云可
築豈謂此時便築乎其令政府六曹議啓○上謂代言等曰前朝之
季吏典去官者多除小邑守令有諸皇甫仁等對曰然 上曰今聞守令
一二年之間適者至四五人送迎之弊不貲此無他成衆去官者不
問才否而皆除守令故也若是則小邑受弊必多矣○輪對○忠
清道永同縣地震○乙酉受常參輪對○賜頭目四十七人襦衣及靴○
工曹啓水銀深重青等物產於州郡者頗多各官吏民厭其受弊更
相隱諱請令監司擇遣守令詳加訪問有見告真水銀重深青者僧
及良人隨品賞職鄉吏驛子免役賤人則賞錢 從之○上曰周尺

之制歷代皆不同而黃鍾之管亦異古人因聲制樂我國之人聲音異於中國雖考古制而造管恐未得其正也與其制之而取笑於後寧不造命停鄭麟趾鄭穰等造周尺管○丙戌受常參視事輪對○以成達生為右軍摠制李漸左軍同知摠制尹頌彌知司諫院事閔厚生右獻納許詡持平趙講崔脩左右正言○兵曹據平安道監司開啓閔迤江界住補充軍等請依咸吉道慶源鏡城補充軍例勿令番上許於防禦要害間迤郡赴防 從之○義禁府啓開城人李春吉奸朴長守妻元非與元非同長守醉睡殺之元非律該凌遲處死春吉處斬從之初元非不服訊杖十七次壓膝五次猶不服至是不杖乃服人疑其誣也且證以幼女之言成其毋罪實有愧於相隱之律矣○刑曹啓谷城縣人魚奉鬪殺百丁青道律該處絞 從之○上謂代言等曰古者公處奴婢必令產兒七日後立役者矜其棄兒立役以傷小兒也會命加給百日然臨產而立役身勞則未及其家而產者或有之若臨產月除役一朔何如彼雖欺罔豈過一月乎其令詳定所并立此法又謂金宗瑞曰更改舊制雖曰不可然歷代繼世之君因其時宜或汰或設曩者郭存中掌汰冗官所減之錄至三千餘石屢後惟加設集賢殿宗

學兩官耳今聞刑曹因事劇煩未察獄訟深以爲嫌稽之古制六部負
或多或少今欲加設刑曹郎官二員合爲八員雖與他曹不同亦可也
如是則專掌刑決之事庶爲便益其議諸兩議政以聞○丁亥受常參
輪對○刑曹啓中外官吏有犯當論者或遷官或去任則依大明律卑
官犯罪遷官事發在任犯罪去任事發犯公罪笞以下勿論其事發士
任者則律無所載各依本犯罪名按律科斷謹按唐律疏議無官犯罪
條云卑官犯罪遷官事發在官犯罪去官事發或事發去官犯公罪流
以下各勿論餘罪論如律註云事發去官者謂事發勾問未斷便即去
職請自今事發去官者亦依大明律去任事發例犯公罪笞以下勿論
從之○戊子受朝參視事輪對○禮曹啓大明禮制榜文樂人承應之
時許穿舊制靴袍出外不許請依宣德元年正月受教武工及雅樂典
樂暑樂工七品以下奏樂日外不許穿靴 從之○江原道監司啓本
道因水災失農民食不足請免今年各官未納貢物 從之○己丑受
常參輪對○庚寅受常參視事 上謂左右曰今待使臣守法則至矣
然頭目單衣而來時漸寒沍不可無禦寒之服故已與之矣并贈使臣
不亦可乎前日議諸政府黃喜云金滿嘗請毛衣不與今旣守法使臣

亦不諱何必與之孟思誠云贈以鼠皮衣毛冠耳掩可也或云宜以土
豹貂皮衣與之予意以謂喜之言不易之論也然如思誠之言則可矣
土豹貂皮中國之人以爲至寶且既以土豹爲非本國所產則土豹皮
衣固不可與也但給鼠皮衣則彼可禦寒而不以爲利矣吏曹判書權
軫曰當暑而來無襦衣故已給頭目宜并贈使臣叅贊許稠曰土豹貂
衣不可與也鼠皮衣則但可禦寒與之可也 上曰若贈毛衣則毛冠
耳掩靴亦可與之乎稠曰此乃禦寒之具皆當與之然其與之者非從
其請但使禦寒耳中國聞之必不以爲非矣 上曰帝待本國使臣甚
厚雖贈一毛衣何過之有且此法不必久傳也使臣見 聖旨怒曰何
猥稱內史而不稱朝官乎其意謂聖旨非出於宸衷乃聽朝官之奏而
爲之也予將使有司備之禮曹判書申商曰今既守法凡物皆不贈何
必贈衣以開後弊今若以無衣贈之則後日無單袂衣者皆當贈之是
啓求請之端也 上曰姑令備之予更思之○先是傳旨于江原咸吉
道監司曰今所訪叅島在襄陽府青臺上通川縣堂山登望則見于子
丑間在吉州無侍串洪原縣蒲青社望見則見于巳午間其令詳明勤
恪人望見以聞至是咸吉道監司報令殿直田闢等四人往無侍串登

望海中有東西二峯如島嶼一微高一差小中有一大峯立標測之正當巳午間遂送闕于京○上學啓蒙箒副提學鄭麟趾入侍待問上曰箒數在人主無所用然此亦聖人所制予欲知之○輪對○賜平安道監司趙從生一表裹知三登縣事李從衣一襲以捕海青也○禮曹啓永樂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吏曹受教生貢進士可爲人師者取保舉居京者禮曹居外者監司試以四書二經差爲教導永樂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本曹受教年四十歲以下生貢勿差教導今居京者亦不就試本曹並歸外方頗有冒濫之弊請年四十以上生貢依國試不中人取才例各道監司試以四書二經移文本曹更試移文吏曹方許叙用從之○辛卯受常參輪對○上謂代言等曰曾因卞季也上疏以年終還願之事議于政府六曹予意以爲只爲予之一身析福宜罷之後更思之非爲予一身乃爲國家求福稽之古典有告焉有祈焉又云析洪休也又云析天永命以此觀之析告之事肇自上古可令仍舊勿革○壬辰視事詳定所啓文科初場請迭用講經製述上曰講經有對面行私之弊故昔權近以爲不可近年卞季良亦言其不可惟朴嘗力白太宗遂行講經之法然予以爲製述之際猶恐容私令縫繡

易書以杜冒濫况面對講說豈無不公之弊自戊戌年以後請罷講經者頗多大司成黃鉉亦從卞春亭之言請除講經抽出五經中二題製述立法未久鉉復云儒者多務抄集不尚經學願復講經以鉉一人而言之反覆如此摠制鄭召對曰臣意以爲講經記誦而已製述則詞章也非聖人性命道德之學也歷代取人皆用製述而又有明經之科苟心存經史則雖日記誦尚有達理識事之益矣徒事抄集不務實學此當今之巨弊也 上曰雖習抄集亦皆經史之文也習之何害招對曰若集先儒所述之文以爲矜式則可矣今舉子以儕輩所述稍見許可於人者掇拾裒集晝誦夜思以僥倖其中一其志趣甚矣後雖登第何用哉迭行講經之法今雖不用若於六典存而不削則生徒未知取舍自不急於經學矣 上曰不用則削之可也何以欺固爲我招曰或十年一次觀世變而迭用之以防將來之弊可也 上曰此法實有將來之弊招曰製述取人之時尚有在家喫粘飯能占科第名之謂况面對講經豈無私情乎然非一人所獨掌也而又有臺諫參之以初開卷處講問答某某義者爲粗通某某義者爲通明立課程以試之安有不公之弊乎 上曰此實弊法予更紬繹而行左右皆出 上謂代言等曰

講經之法卿等謂何代言等揣 上意爭言講經之弊 上曰以予心
度之若講舊知者豈肯問以難處乎仍傳旨詳定所曰講經之法當不
復行更以興學他術議啓○詳定所啓公處婢子將產之月及產後百
日請並除役從之○輪對○兵曹據慶尚道監司關啓去己酉年出來
對馬島倭餘時老汝每時羅等願居本國請安置自願處命給田舍口
糧俾不飢寒守令常加存恤○兵曹據咸吉道都節制使牒呈啓吉州
鏡城慶源各翼千戶等都節制使每於春秋褒貶以聞而不得加資未
便請上項各人五考三上者加資四中及一下者罷黜平安道各翼千
戶亦依此例從之○刑曹啓慶州人學生李加伊鬪殺妻之奸夫張順
義律該處絞從之○議政府據刑曹呈啓斫木監役官護軍申通禮強
奸官婢古音德請依律絞古音德初拒而哭宣不坐罪然其後自來相奸
當以和奸論杖九十但以一奸事而男強女和治罪各異於法可疑伏
取 上裁○上曰通禮初使人執來古音德哭而不從強之乃通禮
當論以強奸然古音德亦有夫而後日自來亦豈無罪其減通禮一等
餘依所啓刑曹更啓通禮之母年今七十七歲且有口喎疾然強奸常赦
所不原不在存留養親之例請決杖流之 命決杖贖流○癸巳輪對

○刑曹啓謹按儀禮經傳通解臧文仲曰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市朝
註云無黥刑之刑犯死刑者猶不暴屍今婦人刑戮無定所或於市或
於城外不合古制請自今婦人犯大辟者就城外行刑許人收屍無令
暴露從之○甲午邀兩使臣迎入思政殿設溫斟宴○遣判內瞻寺事趙
賈管押種馬赴京○乙未受常參輪對○以李婉為全義君尹延命海
平君金願右司諫安修已閔厚生左右獻納院尚 太宗淑善翁主之
女延命尚 太宗慎寧宮主之女○命右代言金宗瑞語使臣曰前日
回奏云海青隨獲隨進今獲海青有日淹留不進於心未安且慮生病
欲別差人進獻昌盛教然怒曰吾等回還之日賫去未晚也今若捕土
豹十口以給則吾即還矣宗瑞曰土豹若有則奚啻十數無則雖一口
可獲乎土豹之有無使臣已親見之矣盛曰退去退去尹鳳亦變色曰
吾輩還期在邇可姑停之 上更令宗瑞語使臣云當從請停留盛等
大喜宴宗瑞同宴痛飲盛曰今普天率土靡不貢獻西海之人多進海
青至千數一二海青豈為可誇但以國王至誠事大故使吾等來耳宗
瑞曰我 殿下事大至誠故欲隨獲隨獻耳盛曰所言雖是吾當晉獻矣
○傳旨刑曹京外官吏鞫竊盜前後所犯雖無違端疾其所為濫加訊

杖或急於得情擅行亂杖或托以罪囚逃匿久繫侵逼因此或致殞命
其論中外毋令若是○丙申受常參視事 上謂左右曰年前使臣金
滿魯捕鷹子予亦盡心捕得七十餘連以進滿久留遼東因而生病多
死於路唯獻十餘連今昌盛等亦為捕鷹而來所獲海青止而不送比
欲親賫以進以見奉使勤謹之意且欲要功復來也孟思誠對曰 帝
所戲玩之物久留不進甚不可也 上曰吾聞十月之內進獻則可及
飛放今乃久留如此 上謂代言等曰往者濫擊申聞鼓者即命科罪
今更思之如是則有懷欲達者畏法而不能言且迷惑之人率皆不知
而擊故予不欲加罪卿等知之 上又曰允告身滿五十日不署無乃
不可乎可任其職者即署不可者即啓改差可也知司諫尹須彌對曰
微有過咎者留而不署欲懲戒之非終不署也 上曰然然自今有不
署者未滿五十日具由取旨 上又曰故燒人家者不分首從斷罪不
可也首謀者處斬為從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亦足懲矣政府議以為宜
並處斬予以為小可遂命右代言金宗瑞更議于政府○輪對○序班
崔真詣闕辭 上引見于思政殿命左副代言南智錯之優賜魚物海
菜使臣駭問前日先進海青之語使真及頭目楊春先到平壤看守海

青以待其行也○命內官崔濕贈別膳于兩使臣○刑曹啓司僕少尹
朴子問見太石鈞捕倭報草以爲啓草妄冒啓達以致按撫使金洽誣
構受罪請杖八十以功臣之後命收職牒三等○詳定所啓宣德四年
四月日禮曹受教會祖廟依文公家禮大宗小宗圖推曾祖之長子之
長孫爲宗營祠堂立神主行祭同曾祖衆子孫詰其家與執事以物相助
其有相去遠而不能與祭者則依文公家禮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
標記祭畢焚之祖禰廟祭亦然臣等竊詳同曾祖衆子孫繼祖繼禰而
爲小宗別立祠堂者依已定格例四仲之月請暇各於祖禰廟致齋行
祭至祭曾祖之日以國家未立給暇之式故奔走供職而不得齋心與祭
誠爲未便請自今上項別立祠堂者當祭曾祖之時給暇一日致齋助
祭祭祀之日繼禰小宗家亦然 命禮曹與政府諸曹同議僉曰可
從之○兵曹據咸吉道都節制使關啓慶源府及龍城等兩處留防軍
每朔一處一百五十名輪番赴防今觀彼賊每以草長四五月八九月
及十月出來故五朔防禦最緊春三朔則草未盛長牧馬爲難六七
月則霖雨水深無舟楫未得越江十一月則雪深沍寒故上項
七朔古無出來之時而不分防禦緊慢每月一百五十名終歲赴防自

安邊至慶源二十餘日程往來赴防動經三朔或因水漲雪深半塗淹
留糧餉乏絕人馬凍餒弊固不貲當初只以鏡城慶源兩官元居人守
護之時每使留防軍一百五十名赴防自丙午年以鏡城魚游澗以北
一百二十戶移屬慶源吉州明間以北二百四十四戶割屬鏡城之後但
使其邑軍丁常時守護亦非不足也儻或有變可即量聚旁近各官人
馬赴防請上項防禦緊要五朔則以慶源龍城各一百名赴防不緊七
朔則以五十名赴防其一年所除一千九百名則令翼年赴防以減留
防軍之苦 從之○兵曹據平安道監司關啓宣德五年九月十八日
傳旨無書狀赴京之行勿遣監察搜檢令新安館路察訪於渡江第三
宿所搜檢其察訪往還時草蕪無人之境不無狄人劫掠之虞請依遼
東入歸通事護送例以義州留防軍護送或於渡江初宿所搜檢則庶
無別定護送之弊而搜檢亦便 命於初宿所搜檢使臣同歸之行
勿令搜檢○丁酉受常參輪對親傳朔祭香祝○十一月戊戌朔受朝
參禋事輪對○全羅道處置使郭承祐進青琅玕賜承祐一表裏告
者前副司直林有巢衣一襲得者船軍潘浩生米豆并三十石文繼
元十石○吏曹啓朝廷少卿受職人負願受妻之爵牒者頗多謹稽承

樂九年七月初六日議政府受教光祿少卿正五品比本朝正三品減一等從三品祿科鴻臚寺少卿從五品比本朝從三品減一等正四品祿科今考其坐次及提調節制使所任則依二品例爲之請少卿受職人等妻之爵祿從其坐次以品例成給 從之○已亥受常參輪對○宗貞盛致書禮曹請於加背仇羅兩梁豆毛西生兩浦捕魚又請還左衛門五郎皆不許六郎次郎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二十八匹藤七又獻土物回賜正布四十三匹寄書志左源公云往年貴鎮被留人彥五郎等十一名我 殿下命本曹刷還間適因藤七回船仍令帶去照名收聚又寄書佐志源公云往年被留貴鎮人三郎四郎等十一名我 殿下命本曹刷遣間適因藤七回船令帶前去惟照名收領○召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贊成許稠戶曹判書安純等議一曾命市裏斗升以上買賣專用銅錢今年畿內不稔若令專用銅錢則有貨者未易換穀民必苦之處之如何喜等以爲前下之令勿復申明使買賣之際勿拘多少兼用錢文一朝會樂工選居畿內甲午年以後嫁良夫之產及下尺補充軍之產故贏糧遠來難堪其役處之何如喜等以爲宜擇京居甲午年以後嫁良夫之產及巫女盲人之子充之一父爲大夫之

時祭三代父歿後子爲庶人只祭二代將父生時所祭祖妣之主重襲以藏及爲大夫則再出襲藏之主設祭其法未便今於大典削之何如喜等以爲宜從文公之禮立定限以厚風俗 從之○庚子 上以時服率百官拜賀正朝表箋同知摠制崔士儀柳漢奉表箋以行 賜士儀 漢衣毛冠笠靴及藥○輪對○江原道監司獻白雉○辛丑小雪○視事輪對○王世子及百官欲賀青琅玕白雉及瑞雪 命勿賀○召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吏曹判書權軫禮曹判書申商摠制鄭招等議一先是令每年農隙新造軍資庫七十間今判府事崔閔德等往築下三道城若又使民伐材轉輸則民必苦焉處之何如喜等以爲雖有築城之役軍資造成不可廢也宜放材木所在鄰近州郡之築城者使伐材一今年禾穀不稔積年所貸還上若令畢納則又賣田廬以償之而流離失所矣何以處之喜等以爲姑息不徵則陳陳相積後必難堪命姑停斫木之役及遠年還上之納○禮曹啓前者奉常少尹朴堧上言受教朝會樂工並以公私婢子甲午年六月以後嫁良夫所生及子尺補充軍所生京居者定屬其京居賣卜盲人經師巫女各色補充軍等子孫並推定屬 從之○壬寅傳旨諸道監司曰各官人民失

農貧甚者若一時盡徵積年所貸則必賣田宅以償之流離失所矣其
視產業貧富徵之○受常參輪臺經筵始講通鑑續編○癸卯受常參
視事輪對經筵○通事艾儉等來報內官金滿到會同館口傳 聖旨
云可速還國多獲海青亟進命知申事皇甫仁告使臣曰今聞 聖旨
欲以所獲海青別遣人以獻昌盛大怒曰吾見勅書決其可否雖稽緩
進獻帝責吾等不責 殿下尹鳳亦作色曰姓停之仁以啓又命仁告
之曰獲此海青已有日矣今聞 聖旨尚因仍不進臣心未安今欲進
獻且吾豈計 帝責之有無但欲盡吾享上之誠而已予以主人再煩
使臣之聽甚無禮然獲海青不進尤為無禮義當速獻且使臣在此而
獻之亦使臣之所獻也何必親自賫進乎命判司僕寺事張友良賫海青
赴京辭於使臣仁以 上教告之盛大怒撫胸曰吾自幼至長昵侍天
庭豈不知禮吾等賫來勅書所載諸般海味鷹犬無遺備給則吾乃即
還矣可奏云今所獲海青昌盛欲自賫去不給故未即進獻外路宰相
入朝之時吾等亦傳如此 聖旨者多矣此尋常事也土豹終未捕獲
則具書以來吾於此國無親戚故舊願戀何物而又留乎明日當回去又
年前獲養海青累月不進今何如此汲汲耶即令頭目王勝馳往平壤看

守海青鳳亦變色曰吾等還期不遠待見今來勅書然後進獻可也兩使臣怒不已仁密沮友良告辭復來以啓又命仁告之曰捕土豹與否難以逆料年前獲海青累月不進者以其時未有進鷹之勅時又盛熟也天使行止不可輕舉今言明日乃還寡人失望且此海青天使不給故未即進獻之語何敢奏達乎盛猶大怒曰今來勅書到後決進獻可否 殿下必欲即獻則吾當取海青於此親自看養矣接伴使盧閑鄭欽之等與仁議曰前去崔真楊春及今去王勝等堅守海青不許友良必欲賞去兩相爭競則其勢不美仁偕友良還具由以啓召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等議喜等以爲使臣請待見勅書決其可否姑停之似可又命仁告之曰前日欲獻海青使臣沮之故停之今又欲獻海青使臣又云見勅書後決其可否故又停之仁立昌盛所館門外盛令通事傳語曰吾無可言之事且汝豈易見我終不出仁見鳳告之鳳收忿微哂待仁出曰獲一海青何如此屑屑耶盛再召艾儉等詳問金滿所傳聖旨之意○司諫院上疏曰出納之任不可不慎朋比之漸不可不杜曩者憲府受淑善翁主狀告移文漢城府泛稱狀氏其不恭甚矣代言南智見憲府不恭之罪不即啓達私與執義鄭峯暗相告語密使改

正臣等以為出納近臣私相比附漸不可長伏望命下攸司明正其罪以杜朋比之漸 上曰疏辭太甚其留之○命注書裴杠追王勝之行語通事崔倫云勝若欲賈海青以還則諭李貴全吉等拒之曰吾等受殿下之命來養今無 殿下之命豈可授汝乎固欲賈還則貴吉等亦從而來○禮曹啓今來藤七及六郎次郎等賈來書契乃求狗兒狗兒進獻之物請乞給 從之○甲辰受常參輪對經筵○命右代言金宗瑞問安于兩使臣使臣言吾等回還在邇其以所備御膳物目及獲海青與否來告命將物目示之昌盛曰海青雖未滿十連必獲三五連然後乃還不爾則明年亦不還○召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參贊許稠禮曹判書申商摠制鄭招申樞提學尹淮議曰近聞成均館生負隨聚隨散居館者少欲謁聖視學仍取士如何稠招淮樞等以為取士以獎居館則是以利誘之甚為不可但視學謁聖可也思誠商等以為唐太宗增廣生員漢明帝臨雍拜老人到于今稱之視學取士為可○三登縣人安有用禮等捕獲海青賜安有縣布三十三匹用禮十匹○命送內帑縣布一百七匹于平安道以待捕海青者賞之○宗簿寺啓入學宗親講讀不通者依己曾受教降坐然或降坐後移病滿三十日

乃還舊坐非惟肆業不勤罰亦不嚴請自今有犯降坐宗親聽講滿三十日後許復其坐 從之○乙巳受常參輪對經筵○親傳 文昭廣孝殿先告事由祭香祝○丙午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命放前摠制鄭孝文○命囚前執義鄭萃掌令張脩崔文孫持平朴以昌金子鏗等于義禁府以久不啓成槩奴婢事也○以禮曹參判崔府爲黃海道觀察使○命內官金淳賚別膳贈于兩使臣○禮曹據全羅道監司關啓濟州住前教導梁深辛十五父患淋疾旁求藥餌療治得愈父歿廬墓盡禮文事毋孝母歿又欲廬墳兄弟親戚以家貧止之不聽躬擔土石營塚祥禫之祭一依家禮請旌門叙用 上曰廬墓三年人子常事然此是海外之人宜旌其孝 從之○刑曹啓萬頃縣人金敏與其妻私婢德加伊禮賓寺奴勿金共殺全貴生分其財請並處斬 從之○刑曹啓吉州住百姓張莫金因宿嫌與裴卯三朴夫介共謀火百姓要成家莫金卯三夫介律並處斬命依所啓減卯三夫介一等○丁未受常參輪對經筵○刑曹判書金自知上書曰刑者輔治之具國家之重事也居是任者苟非其人刑罰不中召怨傷和職此之由臣以不才久居是任性本駑鈍昧於施爲處事多錯豈可以一二盡言也哉姑舉大

者殺高乙成者私奴上左也而差使負等以豆彥爲首殺海心者張乙
富也而差使負等以李甘爲首臣亦不能精察具狀以上豆彥李甘等
實賴 聖上欽恤之仁明睿所照獲全軀命此二人者倘受刑戮以致
冤枉則其有累於明時有虧於聖化豈不萬萬也哉推此則臣之罪豈
特容於死而已乎 聖上以包容之德雖不加罪臣身臣實負罪豈敢
自安久居刑官之長乎伏望 聖察罷臣職事以開賢路以勸臣僚不
允○戊申 上率百官遙賀千秋○謝恩使同知敦寧府事李皎同知
樞制金乙辛奉勅回自京師 上以時服率 王世子及百官迎勅于
慕華館勅曰惟王至誠端恪敬事朝廷比所進海青等皆嘉朕用懽悅
今使臣回特勅獎諭繼今王國中好海青更用心尋訪進來○命知
申事皇甫仁傳寫勅書示使臣昌盛見之喜其勅內無速進之意曰人
忙天不忙吾等欲待見勅書決行止者爲此也其速使人于咸吉道審
其捕海青與否以來○御經筵輪對○傳旨集賢殿本殿乃常時早仕
之官自今日令三人侍講相與接見可也前此日二人進講故有是命
○命蠲咸吉道各司奴婢全失農者身貢○己酉視事輪對經筵○命
知申事皇甫仁問安于使臣昌盛言吾等分進獻之物一人先行○內

法酒用獐骨上護軍金陟大護軍馬邊者以獐于豐壤司僕諸負嚴龍
為猪所害死命囚義禁府尋釋之仍命自今勿釀獐骨酒賜嚴龍米豆
并五石紙五十卷○囚知刑曹事李叔時正郎柳之涵于義禁府以誤
決成柴奴婢也叔時性多三思凡所施為畏首畏尾知部數月許訟多
滯○賜祭于卒平壤府院君趙大臨教曰死生有命難逃脩短之期恩
禮緣情當極哀榮之數卿以元勳之嫡長自弱歲而恭勤聽家庭訓誨
之方無紃綺驕奢之習德業崇廣名譽著聞肆我 昭考作婚媾之親
愛視最篤寡人敦雍睦之義接遇彌隆陞爵秩以寵榮尤謙恭而自守
庶享上壽永儀表於我家胡奈盛年遽乘化為異物卿違厥疾使問且
醫氣力方強藥餌乃效豈意加于小愈反為至于長辭驚聞計音良用
嗟悼既令輟朝而議謚又使致奠以叙哀於載永懷勲戚之臣敢忘卿
之平昔爰舉吊恤之典諒體予之至情○禮曹啓今承教旨西班護軍
以上於燾祭無齋戒陪祭未便其齋戒及陪祭有無考古制以聞謹按
洪武禮制凡各處守禦官俱於公廨後築臺立旗燾廟設軍牙六燾神
位春祭用鷺蟄日秋祭用霜降日祭物用羊一豕一帛一白色祝一香
燭酒果先期各官齋戒一日至日守禦長官武服行三獻禮若出師則

取旗纛以祭班師則仍置于廟儀注與社稷同本朝諸祀儀式內獻官諸執事外無陪祭官請依洪武禮制獻官諸執事外武班不許陪祭從之○初別侍衛朴喜明言曰尹鳳之揚揚我國者狗功也可爲狗設水陸齋鳳族人金雨霖聞之訐鳳鳳怒以啓命下義禁府鞠之本府啓喜明向使臣語甚不恭律該杖一百命杖之充水軍○上謂左右曰尹鳳語崔濕曰本國信儒者之說不好佛事中國自太祖皇帝以來皆好佛事洪熙最好親設水陸佛氏之來尚矣中國豈無儒者未知中國果好佛乎成達生徐選權軫安純等啓曰臣等親見好佛之事純又曰中國好佛太甚華人以爲國祚因此不長○庚戌日暈○受常參輪對經筵○命知申事皇甫仁告使臣云永柔縣捕得海青使臣喜曰留養之吾等當膏進遣頭目陳富于平安道與王勝看守海青以待其行○命右副代言尹粹同副代言安崇善往大平館與使臣同封進獻御膳諸物○左正言趙講啓代言南智以近臣漏洩公事臣等疏請治罪未蒙俞允同一事也而鄭萃已受罪請下智攸司推劾上曰非智之罪也聽智之言而敢行非法者實有罪也○召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忠誠贊成許稠禮曹判書申商提學尹淮掾制鄭招等草奏本曰今將已捕海

青二連擬候欽差內官昌盛回還時進獻外先將一連及雜鷹大狗等物差陪臣根同尹鳳進獻命知申事皇甫仁告昌盛盛怒曰若是則汝國訴我于 帝欲吾輩速還也招尹鳳于房中令人傳語于粹等曰吾輩一時回還姑停封裏捕給土豹四口海青六連然後吾乃還鳳出封先進物件使人啓曰先獲海青吾欲賚進後所獲者付于昌公吾若不奏 帝豈知 殿下已捕而緩進乎昌盛遣頭目孫中于平壤看守永柔縣所獲海青○辛亥受常參輪對經筵 上曰宋太祖取人之法美矣然多取則豈得精選是猶恩賜也侍講官鄭麟趾對曰太祖取人之法有足稱羨者雖多取之皆有一長是不遺天下之材也○親傳望祭香祝○尹鳳到第重富家遂請闕 上迎入思政殿行茶禮 上欲以明日餞鳳于大平館鳳啓曰毋餞于館餞于慕華館可也鳳還向重富家設酌命內官崔濕賚別膳往贈之鳳復謂濕曰歸啓 殿下但餞于慕華館蓋鳳旣與昌盛言往瑞興待之若不速發則吾當復來偕行其意不欲復來恐盛疑之令不餞于館示將復來也昌盛曰吾等一時回還勿分封御膳物件悉賚以來命代言尹粹安崇善等往封之封裏之時盛密族頭目李連等奪其盛醢物絲紋磁缸守者拒之通事邊處誠止

之曰此乃盛進獻醢物缸不可奪也連怒碎其缸杖處誠傷其頭處誠走連擊之又傷其額盛大怒令頭目數人拿處誠裸其體杖背及脅七十下又欲打其胷頭目等請止之盛亦自知不義令語接伴使曰吾欲見缸之形守者不許故捶之○義禁府啓司宰注簿太石鈞嘗爲濟州監牧官馬多物故乃欲免罪受祿請于臺負又語撻制申檣上護軍高得宗使之請托檣聽石鈞言請于大司憲柳李聞掌令李蓄令速斷決李聞蓄聽檣之請執義李審聽左議政黃喜之請掌令王沽持平柳漢生從李聞之言罪未論決輒署石鈞告身又欲及期受祿夜進請罪啓本得宗以石鈞受祿之事請于代言司然未施行請杖石鈞檣李聞審蓄一百沽漢生八十答得宗五十命依所啓但檣只罷職李聞功臣之子只收職牒漢生功臣之子只罷職審蓄收贖○義禁府啓前撻制成槩以奴婢推考之事請于臨江縣監鄭承緒江陰縣監柳宗植承緒宗植聽槩之請請並杖一百監司禹承範受槩狀告送于江陰杖八十命依所啓承範只罷職槩以功臣之子只收職牒○壬子受常參輪對筵○命右副代言尹粹問安于使臣昌盛曰捕給土豹二口海青二連吾乃回還不然則雖久不還尹鳳請停慕華樓餞宴從之尹鳳仍宿

重富家命內官崔濕遺以回贈黑細麻布三十匹○以鄭麟趾爲右軍
同知摠制朴安臣吏曹參議姜籌禮曹參議李堅基執義鄭甲孫堂令
南澗持平○召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議曰本國自來役民無定
限或至旬月民甚苦之欲稽古制限定日數毋至旬月何如僉曰可○
宗貞盛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四十七匹仍發還往年被留黑房等十
三名宗彥七盛國致書謝賜米豆及送還人口仍獻土物復請悉還被
留人口答書云諭及人口曾奉 王旨從願發還回賜正布六十匹○
癸丑受朝參經筵○命同副代言安崇善問安于兩使臣昌盛曰速捕
土豹海青以來吾亦欲還自今日將御膳來封尹鳳發向瑞興命知申
事皇甫仁同政府六曹餞于洪濟院成達生伴行○判府事致仕鄭以
吾上言臣今老病餘生無幾獨子奉獲罪放置于外無復有救藥者伏
望 聖慈移置京畿使得藥物相續命移置揚州○賜永柔縣令金小良
衣一襲以捕海青也○甲寅雷電雨雪○受常參輪對經筵○震仁川
郡人家槐樹火燒二日○賜酒右議政致仕柳寬○乙卯受常參視事
摠制柳思訥贊成許稠啓前此憲府無事則一員常仕若有可疑之事
則會坐處決故事無錯誤今因事劇分掌以治所掌尚不能治何暇議

他房之事因此被劾取笑多矣。上曰：誤決及奴婢之事已移他司，但糾正是非而已，更除何事？公賤訴良者，良賤籍俱不明，則屬補充軍，獨於私賤不然不可也。予問於知部，荅云：雖私賤文籍不明，則宜屬補充軍。予聞雖良人無文籍者頗多，其良派不明者屬之可矣。世系無疵而徒以無文籍屬之，則不可。此人本是良人，但被訴歷良耳。其議以聞。○輪對經筵講續編至賜大酺三日。曰：宋太宗誠賢主，然或誇功且好戲，此非帝王之事。鄭麟趾對曰：務要該博好爲詩章，亦非帝王之學也。至好釣魚，令四品以上入參觀之。上曰：無諫者乎？若有諫者，則以其大度豈不從之？對曰：諫諍者不見於史，但時人作詩曰：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上曰：善。述者也。寓規諷之義。述者爲誰？對曰：丁謂。上曰：謂雖工詩，然其心術不正。○命放鄭萃、崔文孫、張脩等。○禮曹據京畿監司關啓揚州人崔淵止父歿哀毀終三年，事祖母盡孝及歿服喪三年，淵止年已三十八，母令娶妻，淵止曰：男子年壯，猶可娶，遂先嫁二妹家，甚貧，旁求甘旨以供母，孝友兼至，鄉黨稱羨，請叙用，勸勵從之。○丙辰大雷電。○受常參輪對經筵。○昌盛往真觀寺齋僧，百人命內官韓龍鳳賚酒肉往慰之。○司憲府上疏曰：民生不可不慮，天變不可

不戒也近年以來水旱相仍禾穀不登民尚艱食又方冬月再有雷雹之變此正 殿下克謹天戒撫綏生民之時也今有改構南門之役其工役之卒雖非農民亦皆民也議者雖曰南門已傾宜速改作以臣所見未至傾圮非所汲汲也伏望 殿下上戒天變下慮民生姑停是役以待豐年 上曰若等之意則善矣然南門乃吾出入之處小有傾危則若等當固請改作何不量其輕重而發此言乎○吏曹啓平安咸吉兩道各官教導皆從自願陞品除差而既受告身則纔經數月托故窺免者頗多自今審其老病父母有無然後差下如有窺免者及通同傳報守令依律論罪赴任未滿二十朔托故辭免者錄名置簿限六年不叙以杜冒濫命下政府六曹同議僉曰可從之○丁巳受常參視事輪對○刑曹啓判忠州牧事尹夏怒州人鄭偶獵獲鹿私用濫刑致死判官李伯忠雖不共議不舉義止之夏律該杖八十徒二年追埋葬銀一十兩伯忠八十命依所啓但夏只收職牒外方付處○戊午受朝參輪對經筵講至太宗朝廷臣以宦者王繼恩有破賊功欲賞以政權太宗不從為設宣政使授之 上歎曰宦寺之禍無代無之漢唐之事可以鑑矣曾不是懲任繼恩以是官誠可歎也戰勝之功雖賤者亦且厚賞况

臣者乎唐之授兵權非也授任而有功然後安可不賞乎自古人主信任此輩者以其無子孫之計且懲權臣生變也然皆小人之徒豈可任以威福之柄乎今中朝亦信用宦者欽差所至待朝官如奴僕尊敬王人雖爲羨法以禮接下實爲國之道也○司憲府上疏曰左議政黃喜坐政府使李審子伯堅請於審曰太石鈞之罪可憐也其欲免石鈞之心懇懇矣臣等以爲石鈞職帶監牧不謹其任國馬物故幾至千匹罪固匪輕喜位冠百僚職在燮理爲 殿下之股肱宜展布公道以副

殿下委任之重曾不是圖因緣風憲公行請托顛倒是非以亂邦憲大臣之意安在伏望 殿下依法科罪以正邦憲 上曰爾言是矣然大臣不可輕以罪之甲孫曰過誤當赦故犯之罪豈可以大臣而赦之大臣之故犯尤當責譴也且前日請托女壻徐達之罪 殿下賞之今之故犯狃於前日之無責耳 上曰喜但請速決非欲枉法也甲孫曰今見文案喜謂伯堅曰石鈞之罪可恕也此非枉法而何且執政大臣潛與所司私相請托漸不可長也今日大臣不可輕以罪之臣謂古者大臣有罪但不加戮辱之刑耳若乃罷黜則古有其例請罷職以正邦憲 上曰予已知之然大臣不可輕罪也○傳旨刑曹人之五臟皆近於

背因傷背而死者比比有之故已曾立法勿令鞭背然官吏不勝憤怒公然鞭背且於私門拷掠之際率多鞭背頗傷人命誠可痛心自今京外官吏及大小人拷掠卑幼及奴婢之時毋得鞭背以副予欽恤之意○已未受常參視事兵曹據慶尚左道處置使李思儉闕啓今諸處築城一時並舉并役船軍倘有倭變則恐不及防禦請以烟戶軍造築

上曰常閑暇之時徐以築城素計也果如思儉所啓則甚爲不可○輪

對經筵○命孝寧大君補奉安 御容及璿源錄于新樞璿源殿○卒

判書李隨妻申氏上言曾貸京中還上米二十六石用於夫及夫母之

喪家貧未納今被督徵乞就外方納于州倉 上憐之命勿徵○傳旨

兵曹時方冰凍其放全羅忠清慶尚道築城軍○庚申受常參輪對經

筵 上曰春秋館已抄送忠臣姓名乎侍講官契循對曰高麗之季惟

注書吉再耳 上曰 太宗召再再進講詩一篇而還是自比於箕子

陳洪範也當時豈無通詩者而再敢進講甚迂濶矣安崇善對曰臣亦

見之以爲迂也循曰再非博學但識詩書 上曰其行有可取者予旣

追贈司諫又用其子循曰再仕於僞朝 上曰再闕閔人乎循曰起於

寒微 上曰前朝大家巨族皆仕我朝再以寒士而不仕是又難也無

乃類陶潛乎潛以小官不仕於晉其行宜褒美以傳於後也又曰崔都
統使當恭愍王之時有大功然乎循曰崔瑩將兵征耽羅玄陵薨無嗣
王氏正派猶存當時宰相畏瑩立辛禍瑩還痛其立禍然已在位未敢
易也 上曰瑩不識義理故也若舉大義廢耦立王氏則何如循曰禍
已立故不敢耳後又爲攻遼之舉 上曰李穡屢見請罪何其以識理
名儒阿附辛氏乎及問立誰爲主乃曰有先王之子豈不知耦非其子
也不立王氏而立耦何也無乃知我 太祖之興而故立耦乎循曰
太祖開國乃在回軍之後其時王迹未著 上曰然則何以立耦乎王
氏正派有誰乎循曰正派無後但有恭讓王 上曰玄陵何乃以辛曉
之子爲己子欲立君位而絕王氏乎古有寧立異姓而不立同姓者其
意一也循曰李穡云時人謂我爲馮道予甚愧之 上曰其事正類馮
道穡引晉時事以爲言然晉時則北狄強盛不得已而爲之不可以比
高麗也又曰吉再節操可褒鄭夢周何如人也循起而對曰臣聞其忠
臣然春秋館既不移文 上亦不命臣不敢請耳 上曰夢周之事
太宗知其死於忠義已曾褒賞何必更議宜錄忠臣之列又曰李崇仁
之才權近卞季良皆盜羨之初修高麗史之時削近救崇仁之文近季

良之改撰也。遠書之然其事過情。此史亦未成之書。若改修之則當削之。近作陶隱集序稱譽之又書追贈之意。乃虛事也。季良問於近曰。何以書不追贈之事。答云。今以追贈書之。則後必追贈矣。此甚失言。季良亦稱崇仁曰賢。太宗覽之曰。溢美矣。季良對曰。請改賢爲材。近與季良皆以崇仁爲賢於穡矣。循曰。鄭道傳嫉崇仁文章。令致死。非死於忠者也。穡亦稱其文耳。安崇善啓外方守令。則賢否難知。故不得已。令監司褒貶。若京中刑官及決訟官。令上官行褒貶。甚不可也。下官雖或賢明不順上官之意。即加貶黜庸劣之輩。屈已諂諛。則每陞上列。由是權柄下移。而奔競之風益盛。宜罷刑官褒貶之法。上然之。今詳定所議之。○兵曹啓。今與揔制元胤訓鍊觀提調同議擊毬。勢格節次。自毬在處。至毬門相去二百步。自立馬處。至毬在處。相去十五餘步。擊毬者右手執杖。杖端內向半籠。載於馬項上。半出於馬項左。馳馬進于毬處。其作三回也。一度排至驟馬。持彼其杖端內向。當於馬胸前備勢。三回後直向毬門。擊出杖端上向。齊馬口抽杖擊之。以垂楊手走馬。追及其毬。舉杖揮過頭上而擊之。遂以垂楊手擊出毬門。而止。回馬還到。初立處。其馳馬杖勢如初。進毬時從之。○揔制李春生卒命致賻。春生操心

不端○辛酉受常察視事贊成許稠啓今中外治獄之吏不務省刑濫
延支黨無罪者或被笞杖輕罪者亦被重刑臣中夜而坐反覆思之刑
者不可復脫死者不可復生願於刑曹加設官負精考律文克慎用刑
以重民命 上曰卿言是矣刑罰聖人所甚重不可已然後用之然既
不能以德治之又不用刑吾恐紀綱陵夷稠曰豈可專不用刑但務明
慎而已 上然之稠又啓公私婢子甲午六月二十八日以後嫁良夫
所生三年一次成籍今許令限日納狀推考臣以為待其自許然後聽
理則可矣定限勸訴則家家有奴主相訴之風且人或有不朔而生者
嫁良夫所生日限真偽甚為難辨聽理之官因此亦多有犯罪者而奴主
相訴者蜂起不可遏矣當今風俗民不畏守卑不敬尊幼不敬長賤不
敬貴下不敬上深可痛也今又勸訴主則非小失也古人有曰家齊則
國治家家有訴主之風則雖有粟惡得而食諸臣中夜興懷耿耿不能寐
夙興以啓請 上深思之 上曰所言是矣然嫁良夫者辨其限前後
豈難哉此時明辨則後無難矣稠曰然則甲午年以前更退二三年為
限期限寬則雖賤為良何害稠退 上謂代言等曰稠言是矣定限之
法實非也更議以聞○輪對經筵○司憲府上疏曰臣等將黃喜請托

之罪具疏以聞 殿下重絕大臣未即俞允深有憾焉臣等以爲往者
喜欲免其督徐達之罪通于李守剛郭珪等幾誤非辜事覺守剛珪等
皆伏其辜 殿下以喜大臣不忍抵罪特命復職 殿下之遇喜恩
至渥也禮至隆也宜當惶悚自新以荅 殿下待遇之勤不此之顧又
以石鈞之事請于李審審聞喜之言知其不可而從之如流其因喜枉
法彰彰明甚矣是則 殿下以大臣遇喜而喜不以大臣之道報 殿
下也 殿下雖命就職喜將何顏立於朝著爲人具瞻乎且握權大臣
之請若非志士誰敢不從高麗之李權在大臣爲臺諫者承順大臣之
頤指變亂是非有罪反免無辜反陷而大亂極矣可爲寒心石鈞之事
所枉雖小所害甚大釋此不論臣等恐請托枉法之漸將自此始不可
禁矣當辨之於早也伏望 殿下罷黜不叙以杜請托枉法之漸 命
罷喜職○尹鳳歸瑞興患鼻腫命內官韓龍鳳醫負楊弘遂膏藥往治
之○尹鳳贈伴送使成達生象牙帶達生以進回賜麻布六匹○刑曹
啓大明律名例云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後發其輕若等勿論重
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充後數請自今各道監司犯罪人推考時并推
在前受罪有無而曾經論決者則錄其罪名日月處所及笞杖之數移

文本曹以爲恒式 從之○壬戌受常叅御經筵見宋眞宗天書之事
曰王旦之心至是始屈矣大抵人情始勤終怠雖至強亦流於懈弛叅
贊官尹粹對曰心術正則至終不變矯飾之人則初若盡忠終不免怠
惰矣 上曰眞宗好虛誕誠愚主也若假數年無乃偏於所好乎侍講
權採曰是未可知也 上曰漢武帝雖好祥瑞終乃悔悟此善於彼矣
又曰人主勤儉者能致國家之治文景以勤儉而得之武帝以逸欲而
失之○司諫院啓通事金乙玄當尹鳳出遊之時見其子末生于路令
與頭目共射因請于鳳授末生副司正之職請鞫乙玄父子科罪不允
前此諫員不署末生告身召知司諫尹須彌教曰此乃使臣之請不可不
從其速署之○癸亥受朝叅輪對經筵 上曰寇準非醇儒也行不能
純一故丁謂始有離隙若其純一則豈能毀之侍講俞孝通對曰準非
正人也○賜平安道都節制使曹備衡一表裏以捕海青也○甲子受
常叅視事 上謂左右曰前日尹鳳歸瑞興時請護送軍通事金乙玄
荅云自 高皇帝以來我國無抄軍護送之例鳳然之今昌盛若請發
軍護送何以處之權軫對曰 高皇帝以後我國護送者二度今昌盛
若請則不可不聽且 高皇帝時我朝使臣之還遣軍護送有一軍

渡江溺死遂停之盛先聲已到遼東逢迎之軍猶可及來 上曰此行不迫依前不送予意已定矣○輪對經筵○親傳冬至祭香祝○命摠制李蕙賁內醞及藥往贈尹鳳○傳旨刑曹囹圄之繫樞楚之加人而共苦其中老幼尤爲矜恤而官吏等或不分輕重輒枷鎖拘繫且贖老幼者欲其不傷肌膚而或於輕罪輒加拷訊自今十五歲以下七十歲以上者除殺人強盜外不許囚禁八十歲以上十歲以下雖犯死罪亦勿囚禁拷訊皆據衆證定罪如有違者罪之其遍諭中外○乙丑上率群臣遙賀冬至御勤政殿受群臣賀○丙寅受常參輪對經筵○親傳朔祭香祝○全羅道監司申槩進白琅玕○吏曹啓前此宗簿寺屬於在內諸君府兼掌府中雜物今本寺別爲衙門專掌糾察故本府無僚屬自今在內諸君府改稱宗親府設僚屬稱爲典籤司典籤一人正四品副典籤一人從五品以事簡各司祿官隨品兼差錄事一人從八品副錄事一人從九品以事簡功臣都監丞錄事各一移差俾掌雜務從之○召贊成許稠謂曰本朝大小賀禮無叩頭蓋以叩頭爲帝行禮之節疑其僭而不行乎若無嫌於上下則稽古制以啓且三舞蹈之禮乃臣子向君祝壽之餘自不能已者昔隋末蘇威賀李密下庭拜曰不

圖今日復見聖明時人鄙之卿其詳考以聞又本朝凡可傳習之事往來中國者或私相見聞至於禮文則不可如此托以照考千秋賀儀奏請何如若不准請則又請曰本國於賀千秋之時緣無儀註恐或失禮則朝廷必以為然且賀千秋儀註近於蕃國賀儀參稽用之則庶可矣又本朝進箋云瞻天仰聖稱羨大過予甚愧之昔卞季良以為在中朝則以帝為天在一國則以君為天在一家則以父為天且天與聖字古今通稱何嫌乎柳廷顯朴嘗亦以季良之言為是予姑從之因循不改卿其并述古制以聞○十二月丁卯朔受朝參視事 上謂左右曰 帝若問遲進海青之由則必不得已以使臣沮抑之故而奏之矣如不問則將不奏乎贊成許稠對曰 帝若問則奏之不問則不奏可也若不問而奏則使臣之輩必與我國搆怨矣 上曰帝若問則不可不奏稠曰待 帝下問而奏則彼亦不得怨我矣 上然之又謂左右曰古有訊杖不過本罪之法其法羨矣今以犯笞之人濫下訊杖因而致傷者或有之予欲行古人羨法然大明律無此法故未敢行耳判書權軫對曰此法雖羨不可遽行若立訊杖不過本罪之法則人皆忍不輸情矣若欲行此法則令法官知之使不濫行可矣 上曰執法之吏非獨刑曹

外官守令皆操刑柄豈可不立法而悉令心知乎稠曰此法雖美然大明律所無安可易以行之乎上曰大明律斟酌輕重而定其罪之高下不可違越中國雖有律外之刑特一時權宜耳故聖旨多有律外施行之文○右獻納閔厚生請金乙亥罪再三不已上曰已因使臣之請而諾之交際之間不可無權厚生又請之不允曰諫院皆儒輩而本朝之事尚不可多言獨於使臣所請乙亥之事強言之甚不可也遂命囚厚生及右司諫金顧知司諫尹須彌左正言趙講于義禁府○輪對經筵○吏曹啓刑曹職掌治獄以懲姦兇今者乃緣雜訟煩劇中外刑決未暇詳覆往往盜罪失中有違聖上慎刑欽恤之意臣等謹按唐書六部之負隨事煩簡多少不同乞依古制於刑曹加置正郎一人佐郎一人其雜訟刑決等事令刑曹量宜分掌以治煩冗命與政府諸曹同議參判李中至判書李明德趙啓生金自知申商安純參贊吳陞右議政孟思誠等皆以爲可贊成許稠以爲宜依所啓加設然不別穩職任則終至於并治雜訟而無爲斷大辟加設之意宋太宗朝令刑部定置詳覆官五員專閱天下所上按牘又置推勘官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鞠獄臣切謂其加設者依宋朝故事止掌詳覆大辟之任毋

得分掌雜訟命從思誠等議別掌大辟則從稠議○戶曹啓黃海道監
司關內前此鐵干除雜役給口分田專委鍊鐵故柴木茂盛之時易以
炒鍊上納今以口分田屬于軍資所居之里柴木殆盡專事農業以生
依平民例供雜役而納鐵之時則馱載鐵石輸于有柴木處炒鍊上納
或貿易以納其弊不貲請以本道三所鐵干所貢五千五百二十斤分
定于產鐵各官其鐵干定于軍役今考本道貢鐵之數軍器監納正鐵
五千一百六十三斤四兩則分定于各官繕工監納正鐵五千五百二
十斤則分于海州文化松禾等官住鐵干本道產鐵之邑頗多而獨於
海州文化松禾三邑鐵干稱名定數納貢未便且於產鐵之道不置鐵
場官尤爲未便請依他道例置鐵場於有柴木處其軍器繕工監貢鐵
及道內不得已所用鐵物悉令鐵場炒鍊沙鐵其鐵干等定于軍役從
之○日本石城宗金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一十匹綿紬二十匹并刷
還大友人孫七等十八名○刑曹啓內膳寺奴小斤同入酒房盜用西
炭宜從盜內府財物處斬然此西炭朽惡不合進上請論以監守自盜
倉庫錢糧杖八十刺字命杖八十除刺字○刑曹啓全州人姜麼奴同
良背主投於人姜麼訟于官道見同良捧之同良攘臂觸折姜麼齒按

律奴婢毆家長條云奴婢過失傷家長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今同良雖不以手足有意毆打然攘臂觸齒而折之論以過失未便吏學指南云若攝挽頭髮擒領扼喉亦同毆例請依毆家長律處斬命減一等○戊辰受常參輪對經筵○羅州牧使趙環辭引見曰羅州境連濟州人多逃移汝往撫綏○司憲府上疏曰人主之尊天也人主之威雷霆也是以下之所言和顏色而受之進言者猶懼其威聳需不得進言矣司諫院臣金顧等昧於 殿下祇事朝廷之大義猥將偏見敢瀆 天聰事干不敬 命下義禁府罪固宜矣臣等恐後之讜論鯁議者畏首畏尾志氣摧抑不得展盡所蘊言路將自此而不廣矣伏望 殿下回日月之明擴乾坤之量特許免放恢弘士氣以廣言路 上曰爾等所言是矣然諫院所請干係上國非本國事比也掌令鄭甲孫曰臣等非以諫院爲是也但因言事見囚恐後之言事者不得盡言以此請之 上曰予疾豎儒好爲高論以激使臣之怒○召詳定所提調右議政孟思誠替成許稠摠制鄭招等議曰唐開元禮皇帝正至受群臣朝賀群官行舞蹈禮皇太子正至受宮臣朝賀宮臣行舞蹈禮古人有喜則必手舞足蹈今朝賀儀有舞蹈可也然按元史征東行省平章澗里吉思言高麗

王非大會曲蓋龍宸警蹕諸臣舞蹈山呼一如朝儀僭擬過甚則舞蹈之禮不可行矣又皇明抄自正朝冬至朝賀行事執事官行五拜三叩頭蕃國禮正朝冬至聖壽節望闕行禮儀有三叩頭且聞中國非特於皇帝前行叩頭至於親王殿下及都督內官處皆行叩頭又本國使臣入朝於禮部尚書處行叩頭使臣來與我對坐使頭目叩頭於我則叩頭乃上下通行之禮也又本國正至朝賀群臣跪聞致詞宣答後俯伏興平身而又跪呼千歲行四拜禮有違節次今於宣答時群臣跪聞履新之慶與卿等同之之語叩頭呼千歲而四拜則節次庶可順矣又世子及群臣入庭朝賀時世子在百官前而議政稱某等致詞無乃不可乎世子別行禮致詞可也然致詞後何以宣答乎又宗親大君位在議政之上而議政稱某等致詞亦不可也宗親別行禮致詞何如又議政府統百官故每朝賀議政府負致詞左右議政致詞則合於古之上公矣若左右議政有故則贊成之上有領敦寧而贊成稱某等致詞可乎又世子及宗親百官班首於正至日別自上壽何如又古者人臣於君前以趨爲敬今百官徐行有違古禮趨進何如又坐勤政殿時近臣侍衛官等分東西門而入伏地故行禮遲緩今從內殿隨駕出來分立

何如又殿上繖扇從內門出樂作何如又坐勤政殿時依古制出用黃
鍾宮入用蕤賓宮何如又宋制皇太子出入用應鍾宮今於世子出入
用應鍾宮何如又唐制上公出入用姑洗宮今於百官班首出入用姑
洗宮何如思誠等議以爲舞蹈則開元始罷其禮至宋至道間又不行
宜仍舊叩頭則唐宋禮皆無之皇明禮行事執事官外群臣舞蹈山呼
而已唯蕃國禮有跪左膝三叩頭宜仍舊世子別行禮及致詞後宣旨
則已詳定宣旨云與世子同之宗親別行禮及致詞後宣旨則古禮所
無宜仍舊百官班首致詞則依古上公致詞禮仍舊世子宗親別上壽
則世子獻第一爵已詳定宗親上壽古無其禮百官班首上壽則議政
獻第一爵已詳定百官趨進則依古禮趨近侍隨駕出來分立之事則
代言及史官依舊東西分入伏地侍衛武官持器服者立於御座右右
已詳定儀仗從內門出樂作之節則升輿將出繖扇前導已詳定侍立
處仍舊上之出用黃鍾入用蕤賓宮則依唐禮出入皆用黃鍾宮世
子出入用應鍾宮及百官班首出入用姑洗宮則招以爲依唐禮出入
並用姑洗宮拜禮不用思誠稠等以爲依蕃國例出入無樂拜與用樂
上曰一依所議但叩頭中國通行本國群臣行之亦可世子及百官

班首出入時樂皆用姑洗官爲可蕃國禮蕃王出入時有樂拜興亦有樂今依舊國禮世子及百官班首出入拜興皆用樂亦可儀仗侍立處更議以聞○己巳受常參輪對經筵○命左副代言南智問安于使臣仍告曰兒黃鷹善癖疾恐累他鷹昌盛曰然則勿進兒黃鷹○持平南簡啓昨日疏請免放諫臣金顧等未蒙俞允請寬貸命放之○以禔爲讓寧大君補孝寧大君璫晉平大君瑤安平大君璆臨瀛大君祊敬寧君裊恭寧君穰謹寧君禔溫寧君衎厚寧君移益寧君親子親兄弟拜正一品不用散官自此始○上謂代言尹粹曰予常思之刑罰不可不慎人之死生係焉其可忽乎高麗之季按廉使兵馬使皆擅殺人命其間不無濫殺之人我太祖開國以來革去其法凡軍國之事皆親裁決然其間豈無誤錯之事刑罰尤人人之所苦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脫曩者有強奸者初納行奸之辭及受死刑以爲實不奸問其故則以爲若言已奸則其女必給我矣故如此納招刑罰其可不盡心推覈乎今咸吉道所囚放火人前後納辭不同甚可疑矣故並皆拿來欲問於刑曹然援引之人甚衆不可盡來改更令其道監司增定差使負細推其由一二差使負亦不足矣宜自今犯死罪者初定兩官守令同劾

已畢後又移囚隣官更定他官守令覈問其實永爲恒式○庚午受朝
叅視事輪對經筵○下教于詳定所曰刑獄之事曖昧難明非一二人
所能辨析也外方死刑別定差使負同本官守令推劾監司親問然後
移關刑曹已有成憲然官吏於推劾之際或所見不同或昧於施爲以
生爲死以死爲生者間或有之自今差使負同本官守令推考報于監
司監司移囚他官更定他差使負二人考覈然後監司親問移關刑曹
以爲恒式○兵曹據訓鍊觀牒呈啓當番侍衛牌春秋習射則已曾受
教三軍軍士則當冰凍時除習射聚于訓鍊觀講陣說習陣圖請侍衛
牌亦依上項軍士例聚于訓鍊觀教訓從之○辛未受常叅輪對經筵
○命內官金淳贈別膳于昌盛○兵曹啓役民不可無日限請自今解
冰後農前十日秋收後冰凍前二十日役使以爲恒式命與政府諸曹
同議僉曰禮記月令孟春之月行秋令修宮室補城郭則其民大疫仲
春毋作大事以妨農事春秋左傳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
日至而畢請依古制十月始役限二十日而豐年加十日凶年減十日
春節毋得役民從之○壬申受朝叅視事輪對經筵○遣宣慰使右軍
都提制柳殷之于平壤○兵曹據都城衛節制使手本啓無受田牌等

皆以前銜留京三朔相逆立番四仲朔點閱使臣時侍衛及講武時巡
綽等事並依京侍衛牌例爲之請上項無受田人依京侍衛牌例習射
取才叙用受田牌內自願者並許試取從之○司憲府啓前此京外奴
婢誤決及雜訟誤決限十日受理送其司厥後刑曹受教罷奴婢誤決
十日之限而雜訟則未之及焉請雜訟誤決亦依此例施行命與政府
諸曹同議僉曰可從之○詳定所啓凡大小人負起復之法必其才兼
將相身佩安危不可一日無者然後乃可自今除宿衛軍士外大小人
負毋得奪情起復軍士自願終制者聽從之○刑曹啓茂珍人曹義闔
教百姓金實律該處絞命減一等○癸酉受常察輪對經筵 上論樂
曰今朴堧欲正朝會樂然得正爲難律呂新書亦文具而已我朝之樂
雖未盡善必無愧於中原中原之樂亦豈得其正乎○賜被虜唐人阿
弗等六名麻布各二匹○遣宣慰使工曹判書李明德于安州○司憲
府啓李昇平嘗赴沃溝縣多有所犯昇平及鎮撫文敬修等不直輸情
宜致事于各人于京一處同鞠然當嚴寒畏糧往還有弊請送昇平敬
修于其道差遣監察同本道監司憑問從之命監察崔仲謙往鞠之○
甲戌 上率 王世子及百官拜賀 聖節表工曹參判朴信生奉表

以行賜衣毛冠笠靴及藥○御經筵講至推茶法曰中國何好茶而嚴其禁乎我國闕內亦不用茶好尚各異亦如是也侍講官金鑰曰中國之人皆食膏肉故飲茶令下氣且當對客必先茶後酒○禮曹啓各道壇壇體制非唯長廣高低不一或無垣墻人畜頗踏毀污穢謹稽本朝諸祀儀式大祀社稷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各三級兩壇尺用營造尺中祀風雲雷雨先農先蚕雩祀壇並方二丈三尺高二尺七寸兩壇小祀靈星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壇並廣二丈一尺高二尺五寸一壇九瘞坎皆在廟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其制用磚石砌作一小天井深闊三四尺許其南作踏道上下閑時以土實之臨祭取去土掃令潔淨祭畢使人持幣及祝版之屬從踏道下送入坎中然後下土築實依例差人守視請無祠廟中祀嶽海瀆壇依風雲雷雨壇制方二丈三尺高二尺七寸兩壇小祀名山大川壇及所在官行祭壇依靈星壇制方二丈一尺高二尺五寸一壇四出陛各三級造築兩瘞坎亦依上項瘞坎體制造作從之○兵曹啓石城縣船軍文仲生以捕虎驅軍爲虎所咬而死請依溺死船軍例致賻限三年復戶從之○乙亥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同憲府啓藝文檢閱崔壽老入參朝啓齋睡

律該杖八十命減三等○金羅道處置使郭承祐進小浪島所得青琅玕○進馭使上護軍金乙亥辭於昌盛盛大怒曰汝先歸則吾誰與語且以奏本草來明日將遣人邀尹天使還與之議事吾曹還期尚遠其啓殿下給路次所用遮日乙亥曰毋贈物之勅昭昭人臣何敢以無禮之事啓達乎盛曰須啓之○刑曹啓私奴貴抵三犯竊盜律該處絞從之○丙子輪對○命知申事皇甫仁問安于昌盛仍回贈麻布六十匹盛曰海青雖未多獲若獲一連賚來可也○命內官金淳贈別膳于昌盛○賜鑄字本古文選于宗親及文臣○丁丑受朝參視事輪對經筵○命判書權軫安純申商金自知參贊李孟昉參判李中至等議曰昌盛言東八站路虎狼可畏欲將火炮及發火人以行然火炮軍中所用給送上國未便處之如何軫等曰本國使臣入朝之時亦且給送雖從其請何害命給發火五十柄○昌盛求石花乾柿大蝦命給之○兵曹參判李中至啓駕前步卒鐵冑甚無色請令鍍鐵上曰鐵非本國所產不可費用且戎裝唯務堅完何必侈麗先用黑漆更著明油可矣○上謂掖制鄭招曰向見度順道云曆法校正卒誰得正果若其言則徒勞無益停之若可招對曰以皇明曆唐一行曆宣明等書參

考詳究則庶幾得正矣。上曰曆象之法未易詳識然更推算立草以
俟後之知者。○右代言金宗瑞啓都摠制盧閑言吉州都節制使河敬
復與我言曰吉州民戶挾丁多至四五十少不下二三十若計口推刷
則可得五六百正丁以爲防禦之卒可除南道軍士來往之弊。上曰
此策果有利可磨勘以聞遂傳旨于敬復。○刑曹啓昌原府住私奴祿
中奸同姓三寸姪妻私婢亡吾赤祿中獄死亡吾赤律該處絞從之。○
戊寅御經筵輪對。○遣宣慰使漢原君趙璿于黃州。○卒摠制趙叙室
女隨其兄護軍金永轍妻以居其婢從德年十二藥金年十六謀殺室
女事覺命囚義禁府鞠之律該皆斬藥金命依律從德減一等。○己卯
賜進獻使金乙玄衣毛冠笠靴及藥。○幸大平館設餞宴訖盛謂上
曰十五日母親餞門外令宰相代之。上曰予豈擅除盛曰若捕海青
一二連須及送于平壤義州間。上曰儻若捕獲豈特一二連哉盛謂
上曰土豹於中國西路多有之一張羅網可得千百然帝求之朝鮮
以其體大也。上曰本國未知生獲之術不可必其捕獲也。○庚辰受
常參。○親傳望祭香祝。○御經筵。○昌盛詰闕。上迎入勤政殿行茶
禮盛再拜辭仍請人參。上曰已知。○禮曹啓儀禮經傳通解曰天子

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本廣繼嗣也又曰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經濟禮典永樂九年九月十九日本曹受判嘉禮所以正內治上以奉宗廟下以繼後世不可不慎重而備禮謹按曲禮曰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而不言其數然婚義曰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則內治之數與外治之數同矣王制曰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祭義曰諸侯夫人立三宮則大國之夫人立三宮三世婦五妻二十七妾矣春秋胡傳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行則姪婦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婦從則夫人一媵二姪婦六也臣等竊謂自漢以來天子之后曰皇后諸侯之夫人曰妃今我國朝既有嫡如正位中宮然於古制有所未備乞依古制妙選勲賢忠義之裔以備三世婦五妻之數其稱號則以世婦為嬪以妻為媵以為後世之法庶合輿望其據經立法誠為令典而東宮納媵之禮則實有遺闕乞遵古制今東宮媵數依經濟禮典妙選令族以備其數稱號品秩依今內官制及唐制太子內官良娣二人正三品良媛六人正四品承徽十人正五品參酌是制以副

臣民之望從之○置 王世子嘉禮色禁中外婚嫁○遣宣慰使宜山
君南暉于留後司○辛巳幸慕華館饒昌盛盛踰沙峴謂梅佑曰天氣
寒冷 殿下何不贈一貂裘佑曰勅書昭昭敬畏不敢爾到碧蹄盛謂
孟思誠曰當此雪天 殿下何不贈一貂裘思誠曰我國豈無一領裘
但畏勅書不敢爾是乃禮也盛猶固請○御經筵○禮曹啓朝會雅樂
工人巾幘衣履謹稽古典唐制堂下鼓人鼓吹按工平巾幘鼓人朱襪
衣革帶烏皮履鼓吹按工加白練襪褙文舞六十四人供郊廟服委兒
冠玄絲布大袖白練領襪白紗中單絳領襪絳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
白布襪武舞六十四人供郊廟平冕餘同文舞若供殿庭武弁平巾幘
金支緋絲布大袖襖褙甲衣飾白練襪褙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布
袴烏布鞋宋制大朝會樂工黑介幘執麾人平巾幘並袂褙鸞衣白絹袂
袴并帶引文舞頭及文舞郎並進賢冠黃鸞衣銀褐裙綠襪褙革帶
烏皮履引武舞頭及武舞郎並平巾幘緋鸞衣黃畫甲身紫襪褙褙文
口大袴起梁帶烏皮鞵樂正絳公服方心曲領緋白大帶金銅革帶烏
皮履只錄名物而不詳其制度故新制爲難請依朝會奏樂工人冠服之
制以造並造襪帶從之○傳旨禮曹自今醫員四孟朔取才及醫女每月

考講並講產書○壬午受朝恭視事 上謂左右曰婦女受杖罪則收其職牒乎右代言金宗瑞對曰然 上曰婦人從夫者也夫爲時行則不可收之婦人犯杖罪者亦少矣○刑曹判書金自知啓三犯竊盜者請不計赦前後皆置於法以杜後姦 上曰以一時疾惡之人追論赦前所犯則深恐失信况赦者蕩滌瑕垢開其自新之路若以赦前所犯通計施行既非宥罪之意又非示信於民也且竊盜窮民所犯未爲大惡情亦可矜一置之死刑予所不忍○上曰欲於差遣各道監司之時做 大祖之良法授教書以遣已令立草時未議于大臣矣贊成許稠等皆曰可稠又啓各道監司三品以下直斷二品以上啓聞已行格例近者全羅監司申槩不遵定例請順天府使金爲民之罪臣恐槩疑此法不錄於六典而妄請之也 上曰用教書則雖不錄六典無疑矣非特監司亦於守令皆授教書何如稠等啓守令之數猥多似乎煩碎上曰古人云常接乎目每警乎心然後治心之要得矣使守令省心奉法無如特授教書且古之教書譽辭過實甚不可也子稽古典教書人君所以勸誘人臣之義今製教書一除過情稱譽之言只錄臨民奉職之語使其顧名思義敬供職事可也僉曰可○輪對經筵○傳旨戶曹

今年各道未納軍資米豆令勿上納○前司宰注簿姜齊老上言臣曾祖周以童男入中朝官至翰林學士祖節亦仕中朝官至吏部員外郎節還鄉父七歲而沒臣今拜清州判官諫院疑臣祖父官爵之猥不暑告身移文于春秋館考之亦無記處且徵納祖上告身而未納終不暑經 上曰若矯飾祖父職銜則非矣然曖昧難明如有可用之才則本非賤人用之何害吏曹判書權軫對曰此人可用者也○癸未受常參輪對經筵○典獄署火○命放角鷹五白鷹二先是爲進獻多捕之費食無用故放之○永興府軍器庫火逮捕放火者鞠之監司閱審言等疑官奴加叱同延萬等所爲擅行壓膝誣服官奴內隱連杖死審言等又匿其狀不以實報 上恐陷非辜遣刑曹正郎申自謹推劾遂下審言及都事趙賡前永興府使朴冠今府使李衛判官全強知高原郡事李岱前知文川郡事金寶重等干義禁府○甲申受常參視事 上謂左右曰柳廷顯嘗謂予曰前朝王室婚娶同姓士大夫亦然鄭夢周據禮爭之不得前朝婚禮果若是乎古人云婚娶同姓子孫不衍王氏以五百年之久繼嗣未定理或然也古人亦有娶同姓姪女爲妃者是不足道也聖人酌人情制禮經以異姓五六寸爲無服之親則非不許其相

婚也聖人之制不敢過亦不可及也本朝婚禮始正異姓五六寸亦不相婚可謂美風然爲辨族以未婚嫁間有酬聲其令集賢殿考古制以聞又曰今有五六十寸相婚者乎對曰無上曰男女貴乎有別本朝士風有見妻之兄弟者宜禁之予嘗欲以趙慕之女納于宮中於予七寸也非爲七寸以他故不納此則大事不可輕議當問確處之○上問各道豐歉因語損實踏驗之事禮曹判書申商啓今年踏驗過輕上曰予聞京畿之民喜踏驗之便也商力陳京畿踏驗之太輕上曰踏驗便民不爲過矣百姓足則可矣○輪對經筵講續編至王安石行新法曰本朝初行銅錢禁網甚密予欲寬之大臣皆曰假之數年民自興用請勿弛禁予勉從其議行之有年其後群議紛紛且有天譴遂弛其禁焉○刑曹啓各官娼妓隨處直使萬戶千戶等無出入同居所生則當以有定夫例論其本官供役時所生請依宣德四年八月日受教公私婢子本無定夫屢更其夫互奸良賤人所生訴良者勿受理例施行甲午六月以後公私奴婢並產者其夫今雖從良其賤時所生則從母施行命與政府諸曹同議○乙酉受常參御經筵○副司直金糖進稿七八節者四總命下典農寺收種○丙戌月暈○受常參視事同憲府啓

副司正李廷實路犯掌令鄭甲孫所由執其奴廷實詐云我乃五品故
分道而行何執吾奴耶請依律杖一百徒三年命贖杖八十充軍○慶
尚道監司啓改量後新墾之田分辨實難乞依以耕田例收稅 上曰
何不分辨乎如其可疑則與民可矣其諭戶曹蓋前此新墾田二年蠲
稅三年減半四年全收故有是啓○輪對經筵○下教曰古之當官者
至有拔園蔡去織婦以養廉恥其不苟取民可知矣本國士大夫既有
臧獲又受土田家產不爲不周雖處散地足以仰事俯育况居官者既
受其祿猶爲未足請於守令代納貢物倍數取民無異工商恬不爲塊
甚爲無節自今守令聽時散各品之請令納貢物者論以教旨不從濫
行代納者坐贓抵罪不復叙用○前按制朴礎上書曰今之習射俱用
木矢又不被甲持兵而衣冠輕狹願自今申嚴戰陣教習之令中外習
射悉遵上國之制尺量度數築堠塗白而騎步射者皆令被甲胄佩
弓劍箭用全鏃騎槍亦然選武科中可爲師範者稱戰陳訓道官分遣各
營各鎮各浦循環教之海道則常習大中小船運行取勝之筭且令洗
淨熏烟運行不已則輕快而不朽一水陸將師競畜鷹犬日事游畋成
効莫聞願分遣朝官覈其習陳教戰之實禁其窮兵畋獵各浦萬戶或

有陸處而私養馬者願撤軍營馬廐常令萬戶領卒守船監司常察軍官防禦與否如有闕防受虛料者將士皆罪之○刑曹啓蔚山人姜思德闖殺朴生律該處絞從之○嘉禮色啓今為東宮選處女然 殿下嬪媵尚未脩不合於古乞依古制妙選 上曰予之嬪媵勿復言於東宮亦只選二三人○丁亥受朝參輪對經筵○賜咸吉道都節制使河敬復一表裡鏡城節制使李澄玉衣一襲以捕海青也○戊子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 上謂金宗瑞曰親迎之禮本朝不行久矣府尹高若海等據古禮請之 大宗時有欲行親迎之議年少處女亦皆嫁之以其親迎之為難也所難者何事宗瑞對曰我國之俗男歸女第其來已若令女歸男第則其奴婢衣服器皿女家皆當備之以是憚其難也男家若富則待新婦不難貧者則支持甚艱男家亦忌之 上曰是禮果未可遽行也自王室先行令士大夫効之若何宗瑞對曰誠如 上教自王室先行而下之不行者亦不加罪則志乎古禮者自當企及其父也舉國自行矣 上曰然○上謂俞孝通曰京官殿最之法甚為未便一人或兼數事而所管提調廢貶或上或下豈以一人之身而美惡不一乎提調好惡不同故耳卿已知古制且知予默陟之意其參考以

聞○司憲府啓賓客尹淮當進講書筵縱酒未察殊無敬謹之意請治其罪不允仍謂淮曰卿之飲酒失度者非一次予之禁卿崇飲亦非一再矣臣之於君雖命入水火中尚且不避况其他乎量已之量或飲一二盃或飲半盃則何至於迷亂失性以喪威儀乎自今慎勿過飲不從則當罪之入謂金宗瑞曰尹淮好飲予愛其才嘗禁其過飲未幾如前更命謹酒略無悛心今又因醉不進書筵其於輔養儲副之義何如君父之命雖險艱亦當曲從况謹酒之命從之何難識理儒者尚然無知儉少之輩不足言也○上謂左右曰凡行幸百官侍立于闕門外乘輿已過宰相步過各司所立之處然後乘馬若值泥濘則老臣遠步尤爲勞倦因此遠在於後有違侍衛之義自今乘輿過行則各司以次乘馬侍衛若何壓尊則雖乘馬過行亦不害義其令詳定所議之○上曰常人有犯細絀及金銀物色者既收犯物又贖其罪未便自今但治罪勿收其物○己丑受常祭輪對經筵○傳旨司憲府守令等令人吏官奴備納其官貢物倍數徵價官用侵漁莫甚自今嚴加考察○傳旨禮曹行幸侍衛各品俟過九品侍立處騎馬非唯耆老大臣不能徒行拘於私禮緩於侍衛甚爲未便自今各品次次騎馬侍衛○兵曹改西班都目去官者受祿之後托以身病及親病辭職非

唯侍衛虧疎有違臣子奉職之意自今身病及親病狀告本曹居京者招來診候病重未進者遣醫及三軍鎮撫於視居外者考其陳省啓聞施行妄告者輒送刑曹論罪甲士內禁別侍忠義衛行首牽龍等托以沐浴告假歸鄉久闕侍衛者頗多自今親病陳省後托以自已理病歸鄉者並令辭職從之○兵曹啓永樂十八年七月二十日日本曹受教各道僉節制使萬戶千戶等徃於無事置營水邊有乖安不忘危之意除藏軍糧魚鹽間閣外並今撤取軍器火藥等物修鍊預防已會奉旨施行亦令隨宜設置城堡或造木柵或築土城如不從令則僉節制使萬戶千戶守令及不檢察監司都節制使等啓聞施行上項僉節制使以下不顧大體私置營舍常率軍言下陞或令舩軍看養私馬爲弊不贊請遣三軍鎮撫不時撥摘從之○傳旨濟州安撫使旌義縣女塞自尼能取眼中虫其並夫及子女給馬以遣○庚寅受常參御經筵○親選處女子思政殿○辛卯受常參○宗貞盛致書禮曹云女阿馬曾居貴國藏義洞今其族親心欲常見乞遣還仍獻土物答書回賜正布十四匹仍諭阿馬在逃未得發遣之意○持平許詡啓成汝完婢妻子福娶妻無子娶良妾生女貴生娶婢妾生女石非等四人福未分奴婢而死貴生合執使喚石非等狀告欲其均

分貴生訴曰石非等非吾父所生也臣等問其真偽於成達生繫揜抑
扱等達生繫答曰福之所產也揜抑扱曰非福所生也及再問抑扱皆
服揜猶不服至三問乃服石非等狀訴曰貴生贈揜奴婢六口其子今
祖一口故揜私庇貴生臣等今已推顯貴生給揜念祖奴婢文契今拾
以成吉道監司已拜辭願留鞠之命罷監司之任以前摠制韓惠代之
○刑曹啓百姓金他乃三犯竊盜律該處絞命留後司更鞠曰他乃所
犯如非自晝搶奪勿通計只據今日所犯罪之○壬辰受朝參御經筵
○千秋使鄭淵回自京師○刑曹啓安陰縣人朴英奉與金夫介相
角力誤殺夫介律該處絞命減一等徵給埋葬銀○上謂左右曰大小
人負家舍頗或踰制予已令集賢殿考古制矣夫瓦與女瓦燔造功孰難
安崇善對曰中國私家皆用女瓦蓋之○癸巳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
咸吉道監牧官洪益生管押甲山所捕土豹內官金龍賚慶源所捕玉
海青以來賜益生龍等衣○賜大護軍朴堧毛衣及冠以監造雅樂也
○鑄鐘所啓今考笙竽和之制文獻通考雅部內引說文曰三十六簧
為竽十九簧至十三簧為笙又引爾雅曰笙十九簧為巢十二簧為和
按此則雅部笙竽體制不同本朝去甲辰年樂器監造色倣古人竽制

濁聲中聲清聲各十二以具三十六簧造等吹不能聲故姑據中國所
賜十七簧中聲笙制濁聲以造等今觀等非唯古制不合中聲清聲全
缺於今日雅樂聲音節奏不協矣詳雅樂笙制有十九簧巢笙俗部等
制亦有十九簧之等一器而有二名通用似無大害三十六簧之制則
不獨我朝工人不能吹宋大常樂孟蜀主所進三十六簧之器樂工不
能吹雖存而不用請今等權依雅部巢笙之制造作代用陳設從之
○右代言金宗瑞啓各司褒貶不公之弊上曰曩者義禁府褒鎮撫
李士寬除大護軍明年還貶之前褒後貶者一柳廷顯也以一時好惡
而行褒貶其不公甚矣諸代言爭言不公之弊上曰令集貲殿替古
考功之法以聞○詳定所改西班三品以下罪該笞四十者兵曹不啓
直斷內禁內侍衛則令鎮撫所決罰已有成憲然有未便請自今西班
四品以上啓聞論罪上曰於講武兵曹亦直斷何必啓聞乎摠制鄭
招對曰東班至九品啓聞論罪西班則三品以下並除啓聞論罪實爲
未便上曰東西班實異矣况此法乃太宗成憲乎如皆啓聞則軍
事無乃虧踈乎更議以聞招又啓元朝會宗親以同姓之親在西班敦寧
府以異姓之親又無職事而在東班似爲未便上曰予亦以爲未便當

初設官之時亦有此議贊成許稠謂敦寧府若序於西班則與政府相對宜序於東班 太宗從之卿其更議以聞○甲午親傳臘享大祭香祝○乙未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都巡問使崔閏德監築慶尚道延日昆南蛤浦全羅道臨陂務安順天忠清道庇仁保寧等城是役也使副從官率娼妓宴飲郡縣疲於供頓民多愁怨○吏曹啓今加設刑曹正佐郎各一請以詳覆司誦序於考律司之上 從之○集賢殿啓唐制吏部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校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蹟之元史吏部掌天下官吏選授之政凡考課殿最之法悉以任之竊觀本朝京官考績之法悉令仰曹提調官主之然仰曹與提調官類以他官不能常時接見故屬官賢否難以悉知及當褒貶之時或因好惡以致升黜失實乞依古制令各司之長委下官考課之法六品以上衙門長官主之七品以下衙門仰曹主之備錄其人功過勤慢第其高下爲三等以報吏曹吏曹乃併各司之長更加磨勘啓聞黜陟庶幾賢否之跡得其實而黜陟之權歸于一矣○刑曹啓各司婢子甲午年六月二十八日以後嫁良夫所生除已付丁酉年正案者外戊戌年以後續案付所生請曉諭中外分

辨從良 從之○刑曹啓慶州道損實踏驗官前判官琴鶴書負朴春
彥等以實爲損以起爲陳失中踏驗請依六典春彥比吏典杖一百鶴
減一等杖九十收職牒並身充水軍從之 上謂左右曰損實踏驗者
所見不同如之何則得中分遣敬差官則恐或生弊令監司考察若何
贊成李孟昉曰損實踏驗以一人之見而朝夕有異分辨甚難監司檢
一道庶務何暇專心考察雖定差使負差使負不行幽險之處徒行坦
路與隣官相會而已敬差官則專委其事巡行糾察有何弊乎工曹判
書李明德曰尚衣院位田在仁川安山者極好今年所收米但二十石
以此觀之損實不中可知知今後慶尚道敬差官四人他道各二人於霜
降前分遣專爲巡行考察庶幾得中 上曰予已知之○刑曹據平安
道監司關啓隨川人崔仲奇毆殺其妻件伊加伊諫爲自縊狀懸之於
樹律諺處絞 上曰父子之間相爲容隱今以其子之說斷其父罪有
妨大義更取公證明鞫以啓○丙申受常參御經筵○親傳朔祭香祝
○賜咸吉道都節制使河敬復一表裡以捕土豹也○閏十二月丁酉
朔受朝參○賜咸吉道都節制使河敬復母及慶源節制使李澄玉父
母米各三十石○命給茂生福生職牒○上率宗親打毬于內殿○雅樂

譜成鄭麟趾奉教序曰樂者聖人所以養性情和神人順天地調陰陽之道也國家昇平垂四十年而雅樂尚有未備恭惟我主上殿下特留宸念宣德庚戌秋御經筵講蔡氏律呂新書歎其法度甚精尊卑有序思欲製律第以黃鍾未易遽得重其事也乃命臣等釐正舊樂臣等竊觀今之奉常寺所存樂器者在高麗睿宗時宋徽宗所賜編鍾恭愍王時高皇帝賜與鍾磬共數十枚及我朝又有太宗文皇帝賜與鍾磬數十枚而已今因其聲以鑄編鍾得美石於南陽以造編磬樂器俱新又依其聲以鑄銅律而其律頗長容忝太多似不合於古尺故不用其尺而諸樂器皆從宜製作但留其律管以便調音而已耳四清聲者黃鍾清聲非變半律也太簇清聲又不盡合於損益之數然歷代用之既久朝廷又賜之而樂家最忌臣民凌君故今亦併用其聲姑以避商角之過宮也又今奉常之樂章不知何自而傳間有出於一時樂工之增益未足為信而所可考者儀禮詩樂風雅十二篇至正條格及林宇釋奠樂譜十七宮而已然餘樂十二篇皆以黃鍾為宮而或以清聲起調且以清聲間用則非所謂黃鍾一均純粹中之純粹也至於風詩六篇唯三宮用七聲而餘宮皆有雜聲釋奠樂譜亦多類是以今考之宮

商角徵羽五聲本之五行配之以君臣民事物治亂灾祥各以類而應
周官所謂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樂記所謂五者不亂則無
帖懣之音者皆以此也若宮商之間用一聲則是非宮非商之戾聲也
商角之間用一聲則是非商非角之戾聲也徵羽皆可類推况乎宮聲
之上尤不可用客聲也但儀禮註解朱子論其清聲起調非古法而此
不之及是固可疑也然觀其言曰律呂有十二箇用時只使七箇若更
挿一聲便拗了則亦足以互相發明矣夫詩樂十二篇開元遺聲非古
樂也釋奠樂譜十七宮亦難盡信然此二譜之外更無可據故於儀禮
樂取純用七聲小雅六篇二十六宮演為三百十二宮以備朝會之
樂於釋奠樂譜取純用七聲十二宮演為一百四十四宮以備祭祀之
樂黃鍾之宮則皆用正聲餘宮並用四清聲以為樂譜二帙又寫儀禮
詩樂釋奠樂譜一通別為一帙以俟後日知音者之參考惜其樂書殘
缺譜法不傳所以有樂崩之歎也古樂既不可復見矣若其求黃鍾於
聲氣之元制二十八聲大小尊卑不相奪倫朱子蔡氏之志少伸於千
載之下則必不能無待於聖朝焉○戊戌御經筵○傳旨承政院近因
使臣糜費甚多停正朝君臣同宴何如僉曰此禮之大者不可廢也從之

仍命停各殿供進清蜜○已亥御經筵○罷刑曹判書金自知參判鄭淵正郎李直幹佐郎許靡趙謙之任孝明等職○以尹愚爲坡城君安純戶曹判書河演刑曹判書尹淮藝文提學鄭招吏曹參判鄭欽之大司憲李孟珍戶曹參判朴葵刑曹參判曹致中軍摠制元閔生李澹石並右軍摠制李漸左軍摠制沈道源仁壽府尹李安吉朴安臣並左軍同知摠制韓惠咸興府尹柳孟聞吏曹參議李兢禮曹參議姜篤兵曹參議李叔時刑曹參議趙克寬掌令閔厚生右獻納曹致慶尚道監司李順家忠清道兵馬都節制使○庚子受常參御經筵○命刑曹放輕繫以旱甚也○辛丑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上曰詳定所提調等議請中宮獻壽母親之時中宮宜在東母親在北予意亦以爲宜用家人相接之禮母親南向中宮在東昔大妃謁宋氏未得用家人之禮時則太宗亦幸故以君臣之禮行之在私處宜當卑屈以示母子之義然龍鳳遮日與奏樂皆予所用也古人云婦寧則用子日朝廷則用君道是日宴廳旣設龍鳳遮日則是朝廷之禮也豈可以母親爲南向坐耶宜以中宮坐西母親坐東庶不違於禮許稠等更請如前不允○壬寅中宮率大夫人第獻壽族親諸婦侍宴○上率宗親打毬○

癸卯受常參輪對○甲辰受常參視事吏曹判書權軫啓都巡問使
崔閔德率副使從官所至供頓甚繁久留于外甚不可也春行秋令民多
疫死若城基已定則監督其役雖非閔德可也昔壬寅修築都城之時
軍人病死者少比其返也死者相枕於道稽之古書春行秋令而然也
來春築城臣恐不可也上曰卿言誠是予昔不知春行秋令民多疫死之
義故當春役民實是謬舉也今已令春不役民三道之城春必不築軫出
上命代言等曰其論春不築城之意于閔德○輪對經筵○傳旨禮曹
設延訪輪對之法本欲聞君上過失時政得失民間疾苦群臣邪正選
舉遺逸凡關係治體之事也而近來輪對之官各以其同錢穀細瑣之事
靡不啓達其申明戒飭勿令若是○宗貞盛遣人來獻土物回賜正布十
六匹○鑄鐘所啓今考管制周禮圖說管六孔十二月之音併兩而吹
之毛詩圖說管六孔如遂併兩吹之小學圖說管六孔十二月之音
併兩而吹之文獻通考引說文曰管如篴六孔十二月之音又引爾雅
曰長尺圍寸并漆又引陳氏樂書曰其狀如篴笛而六竅長尺而圍寸
并兩參而吹之事林廣記圖說管六孔十二月之音併兩而吹之大晟
樂譜管以竹爲之如篴有小異上項諸書皆云併兩而吹之獨有林

字樂譜單管圖畫併兩則四清用半竅左右用手似難矣然制作不可
輕改乞依古文併兩簋而吹之 從之○乙巳受常祭○宗貞盛致書
禮曹求虎豹皮及米穀仍獻土物賜米豆各五十石虎皮十張正布一
百五十三匹○分遣嘉禮色提調戶曹判書安純于慶尚右道刑曹叅
判朴葵于左道摠制李箴于忠清道知敦寧安壽山于全羅道○藝文
提學尹淮製賜各道監司教書以進 王若曰民惟邦本政在養民厚
民生以固邦本爲國之先務也惟予寡德嗣守丕基夙夜祇懼思欲懷
保小民日與大臣選文武之材授軍民之任親自引見誠諭丁寧庶幾
政平訟理民物阜安士勇兵精邊境寧謐以克承我 祖宗艱大之業
然四境之廣守令方鎮之衆耳目之所不逮又安知闡葺之徒僥倖而
進以毒吾生靈而病國脉哉宜明賞罰以示勸懲疇咨在位命卿爲觀察
使委觀風之任專黜陟之權卿其體予保民之意宣乃至公之心激濁
揚清褒善貶惡使卿部內如予親至諏謀度詢之必於周宣德通情而
無所蔽善良自奮姦猾知畏黎元懷樂生與事之心士卒知親上事長
之義俾田里永絕愁歎之聲以培養國家之元氣同底于治是寡人命卿
之志也守令將帥如有貪殘不法罷軟無能與夫撫馭乖方者二品以

上申請科斷三品以下聽從區處於戲發政施仁予欲必先於鰥寡登車攬轡卿其有志於澄清往欽乃職毋廢予命蓋通行之文也○贊成許稠啓昌盛尹鳳行未閱月而遽進土豹海青則昌尹必疑本國會獲此物而不與已當懷忿怒待二十日後發遣猶未晚也且本國自承勅書不行贈遺昌盛不遂其欲故爲侵逼之計勞我本國者非一端矣咸吉江原之行六朔淹留之費倍前日贈遺之數 皇帝雅好此物二人之來殆無虛歲豈可以動其怒而速其禍乎 上曰卿之留意國事至矣然事大之義期無失禮而已在朝之臣則 帝之所失當一一爭之外國則不然况我國境壤相接一言一事中國必先知之曾於 勅書回奏云海青隨獲隨進曩因昌尹之怒已獲之鷹未即進獻中心是慊今又逆料昌盛之意稽留不進則前日督獻鷹子之言反爲督送使臣耳豈可疑慮昌尹而行詐於 帝乎○丙午受常參○遣判司僕寺事張友良賚進御膳及土豹三隻海青白黃鷹各一連賜友良衣笠靴及藥○傳旨戶曹予聞有一男子飢寒濱死無人救恤其令活入院救療以此觀之外方州縣之多土地之廣豈無流離失所飢困致死者乎京中漢城府外方監司守令用心賑濟毋或飢餓以致殞命○賜定州按

事南珥衣一襲以捕鷹也○義禁府啓前永興府使朴冠濫刑官奴延
揭加叱同內隱達等六人或致死傷罪當斬判官全強永興府使李衛
高原郡事李岱前文川郡事金寶重以差使負只據冠等枉刑取招而
加刑鞫問杖七十徒一年半監司閱審言不効冠等之罪杖九十已令
差使負違法壓膝自知其非不報刑曹又不啓聞杖八十嚴克寬從匿
名文書枉刑內隱達致死罪杖一百徒三年追埋葬銀一十兩給付被
殺人家命依所啓冠減一等衛以功臣之子只收職牒外方付處審言
只收職牒強充驟興府庭燎干岱富平府庭燎干寶重高陽縣庭燎
干○丁未受朝參視事經筵○刑曹啓前此詳定流罪人配所京城留
後司京畿三千里則慶尚全羅平安咸吉道內三十息外濱海各官二
千五百里則慶尚全羅平安咸吉道內二十五息外各官二千里則慶
尚全羅平安咸吉道內二十息外各官忠清道三千里則咸吉道內三
十息外各官二千五百里則咸吉道內二十五息外各官二千里則慶
尚全羅江原咸吉道內二十息外各官慶尚道三千里則咸吉道內三
十息外各官二千五百里則咸吉道內二十五息外各官二千里則全
羅江原咸吉道內二十息外各官全羅道三千里則江原咸吉道內三

十息外濱海各官二千五百里則江原咸吉道內二十五息外各官二
千里則慶尚江原道內二十息外各官江原道三千里則全羅平安道
內三十息外濱海各官二千五百里則全羅平安道內二十五息外各
官二千里則慶尚黃海道內二十息外各官黃海道三千里則江原咸
吉道內三十息外濱海各官二千五百里則江原咸吉道內二十五息
外各官二千里則江原平安道內二十息外各官咸吉道三千里則慶尚
全羅道內三十息外濱海各官二千五百里則慶尚全羅道內二十五
息外各官二千里則江原平安道內二十息外各官平安道三千里則
江原道內三十息外濱海各官二千五百里則江原道內二十五息外
各官二千里則黃海咸吉道內二十息外各官請邊遠充軍亦於上項
各道三十息外極邊防禦所充軍若關係國家罪囚則勿於平安道麟
山理山以北沿邊各官咸吉道吉州以北各官流配及充軍從之○戊
申受常參○懷德縣監朴成治文義縣令趙崐海美縣監金徑辭引見
曰今京都有小童失所飢困郡邑豈無如此者乎其往賑濟且刑罰至
重慎勿因怒過刑○吏曹啓平安道生陽及新安館路差遣察訪二人
實爲有弊請依他道稱爲平安道館路察訪差遣一人從之○慶尚道

高靈宜寧大丘靈山星州玄風慶山等官地震○上謂左右曰許稠云
東宮女職宜以三品差下予更思之禮天子一位諸侯一位公一位以
佾數言之則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其降殺以兩不相遠也世子在本朝
爲一品之上於中朝爲二品女從人者也女職宜從世子一等爲二品
庶合於禮○己酉受常參視事輪對○兵曹判書趙啓生請修閭延城
堡上曰近者邊境無虞且以此城戍禦非一日况使民以時先王之
道農時已逼不宜汲汲改築姑停之○日本國大內殿求米與豹皮
上謂申商曰贊成許稠嘗言對馬島土地瘠薄衣食專仰本國凡所求
請聽從可也日本本國則土地肥厚雖許之以多未滿其欲則不喜且
每每求請則難應無窮之欲况我國相距甚遠雖不聽固無害也此議
似然然善狀內稱別例則許米一百石及豹皮何如其更議之○庚戌
受常參輪對經筵○親傳望祭香祝○以証爲惠寧君金時遇同知摠
制金尚直集賢殿副提學朴去非僉摠制○傳旨司憲府義禁府知事
朴絜以犯罪金寶重李岱全強等從願定役其鞫以聞即移寶重于忠
州岱于清州強于尚州並爲庭燎干杖朴冠一百流三千里于巨濟○
傳旨刑曹犯罪定徒役者欲其懲惡戒後也今京外官吏聽人請托或

有代以奴子自今官吏聽人代受者并治其罪○辛亥月食○視事輪
對經筵○吏曹啓請移敦寧府西班革領敦寧復置同僉知副知同副
知判官注簿各一從之○禮曹據慶尚道監司關啓鹽浦出來倭而羅
三甫羅等本我國人嘗被擄於倭今願居鹽浦倭館近處捕魚以生
上曰此輩雖願留浦生業實難其置近處各官給閑田衣糧比他加恤
○前司宰監金敬前司僕少卿徐原弼等上言臣等去丙子年率軍築
都城丁丑年築內城壬寅年又築新城願論功行賞 上曰壬寅年提
調柳廷顯等屢請叙用築城別坐等以軍人多死故不許廷顯等曰築
城而死者亦命也雖在其家寧免大命此雖據理之言然軍卒多死而
統軍者受賞則後必藉口徒務立功不恤人命矣遂留之○壬子輪對
經筵○傳旨江原咸吉道監司今歲失農賑窮賙乏不可怠緩其致意
焉○吏曹啓今以東宮內官制稱誦品秩參考古制內官良娣正二品
良媛正三品承徽正四品昭訓正五品宮官司 閨一人掌導引嬪總掌
正掌書司則一人掌禮儀參見總掌縫掌藏司饌一人掌進食先嘗總
掌食掌醫並從六品掌正一人掌文書出入管齋糾察推罰掌書一人
掌經籍宣傳教學掌縫一人掌裁絢織績掌藏一人掌財貨繡綵掌食

一人掌膳羞酒醴燈燭薪炭器四掌醫一人掌方藥並從八品從之○
禮曹啓觀察使拜辭後代言奉教書授使臣使臣跪受以授從者行四
拜禮還奉教書出其外方各官迎接禮一依元典格例從之○癸丑受
常參視事輪對經筵○鑄鍾所啓文獻通考引樂記曰敵擊其首而逆
夏之以止樂陳氏樂書云宋朝大樂先擊其首次三夏齟齬而止大晟
樂譜云凡三夏而止按此樂記止言逆夏而不言夏數宋朝大樂及大
晟樂譜則皆言夏數而不言逆夏之法今夏敵之數一依宋制擊首三
夏而其逆夏之法則依樂記隸習從之○刑曹啓海豐任私奴波豆長
守等打殺小斤吾未律該處斬從之○刑曹啓僧尚聰與梁山相戲
角力卜山死律該處絞命減一等徵給埋葬銀○吏曹判書權軫啓江
陵大都護府也例遣二品官乃以金士清爲牧使今聞士清年踰七旬
不宜守令上曰年過七十者必不得已任之則當賜几杖雖差遣三
品何害更選人以聞○甲寅受常參○乙卯受常參輪對經筵講至宋
徽宗云黃龍青龍祥瑞也白龍黑龍災變也朕即位之後一見黑龍是
變也人可得見龍乎檢討官金鑰對曰往者有龍見于梁山郡龍塘人
見其腰不見頭尾上曰雲雨間有搖動成形之物人謂之龍上天子

意以爲此非龍也乃雲霧雷雨之氣偶一爾成形而然也人言留後司朴
淵邊有狗蹲踞就視之非狗乃龍也是亦未可必其然否也知申事皇
甫仁對曰朴淵中木葉隕墜皆不沉而流淨無塵滓爲神驗鑽曰仁同
縣洛江水當盛寒堅冰忽擘裂而積人謂之龍所耕也以是占歲豐歉
上曰人言大同江有龍死而流下分明見之懼不敢出龍亦有死乎
鑽對曰凡物有生必有死龍亦物也豈不死乎 上然之○賜代言等
毛衣冠○丙辰受常參論對經筵○賜尚衣院提調李明德毛衣冠○
丁巳幸昌德宮別室致齋○戊午 上率百官祭于 文昭殿 王世
子亞獻孝寧大右補終獻 上見殿內所貼春帖字傳旨承政院曰迎
祥詩春帖字詞皆屬予而貼付 祖宗之殿未使其令禮曹議聞○已
未上率百官祭于 廣孝殿○御經筵講至遼主奔訛沙烈 上曰夷
狄心本純厚故其待之之厚如此今倭人甚為強惡然事上死節者頗
多有之鄭麟趾對曰其心一故也 上曰中國之人舉止便便言語頽
悟然其心術不肖風俗澆薄無一人愛上者若內官不足責也然金滿
至遼東聞太宗皇帝崩飲酒食肉起舞且樂略無哀痛之情曰 聖旨
未到其不肖如此何中國之人之若是也其京師人衆而然歟麟趾曰

以我國一鄉視之村民淳朴州內之人便便○知高原郡事周尚忠辭引見曰本道比年失農民必飢困其盡心救活者加意調恤一郡之內豈有飢餓者○禮曹啓正朝受 王世子朝賀儀前期禮曹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忠扈衛設 王世子次於勤政門外道東近北西向又於東宮門外設宮官次如式其日有司設 殿下座於勤政殿北壁南向設香爐二於前楹外左右典樂展軒懸於殿庭近南北向設協律郎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司僕陳輦輦及馬于庭典儀設 王世子位於殿庭道東北向設殿上典儀位於殿上東階之東西向階下典儀致詞官位於懸之東北通贊一人在南差退俱西向通贊一人於懸之西北東向宮官翊衛司依時刻俱集於次各服其服仗衛陳設如常鼓初嚴兵曹勒諸衛列大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左中護贊請中嚴宮官各就位右中護負印如式侍衛之官俱詣閣奉迎鼓二嚴左中護白外辦 王世子服朝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左中護引就勤政門外次坐判通禮啓請中嚴 殿下出思政殿服遠遊冠絳紗袍典樂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尚瑞官奉寶俱詣閣奉迎鼓三嚴典儀帥致詞官通贊先入就位奉禮郎引群官三品

以下次入就位僉知通禮白 王世子出次西向立諸衛率左中護及近侍者量入從入

判通禮啓外辦中禁傳嚴 殿下升輦以出繖扇侍衛如常儀 殿下

將出仗動協律郎俛伏舉麾興工鼓祝奏隆安之樂 殿下升座爐烟

升尚瑞官奉寶置於座前有案如常協律郎偃麾惡致樂止僉知通禮引

王世子入就位立定諸衛帥左中護以下從入者典儀曰四拜通贊傳

贊 王世子鞠躬舒安之樂作四拜興半身樂止致詞官升自西階進

當 殿下座前北向跪通贊贊跪 王世子跪致詞官賀稱 王世臣

其茲迺三陽開泰萬物咸新冬至云律應黃鍾日當長至 恭惟 殿下至仁體元茂

膺景福賀訖俯伏興通贊贊俯伏興四拜興平身 王世子俯伏興樂

作四拜興平身樂止致詞官還本位代言前承教退臨階西向立稱有旨

旨通贊贊跪 王世子跪代言宣教曰履新之慶冬至云履長之慶與世子同

之宣訖代言還侍位通贊贊俯伏興四拜興平身 王世子俯伏興樂

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僉知通禮引出 王世子既出宗室及文武群官入

賀如別儀受群臣朝賀儀前期禮曹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其日未明 殿下率群臣望闕行禮訖還內群臣退次有司設 殿下率於勤政殿

北壁南向設香爐二於前楹外左右典樂展軒懸於殿庭近南北向設

協律郎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司僕陳轡輦及馬于庭典儀設文

官一品以下位於殿庭道東宗室及武官一品以下位於道西每等異位

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宗室每品班頭別設位大君特設位於正一品之前監察二位於文武班後北

向殿上典儀位於殿上東階之東西向判通禮階下典儀讀箋官致詞官

位於懸之東北通贊一人在南差退俱西向通贊一人於懸之西北東向

奉禮郎設門外位於弘禮門內文官於道東宗室及武官於道西每等異

位重行相向北上鼓初嚴兵曹勒諸衛列大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

有司設箋案及方物案於殿階上箋案在中方物案分左右並如儀禮曹正郎朝服以

龍亭奉諸道箋鼓樂前導由西門入請道奉箋負朝服夾侍至勤政門止令史綠公

服對舉箋函正郎引升自西階置于案上諸道使入各執方物由東西門入

分置案上鼓二嚴宗室及文武群官具朝服皆就門外位判通禮啓請中

嚴殿下出思政殿服遠遊冠絳紗袍有司陳繖扇侍衛如常儀近臣及執

事官近臣如代言及備身上護軍扶策大護軍史官之類執事官如判通禮典儀讀箋官致詞官通贊監察之類先行四拜禮

如常儀典樂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

服尚瑞官奉寶俱詣階奉迎鼓三嚴典儀帥讀箋官致詞官通贊先就位

奉禮郎分引群官三品以下及諸道奉箋負等應先置者入就位奉箋員各就本

未品之判通禮啓外辦中禁傳嚴 殿下升輦以出繳扇侍衛如常儀 殿

下將出仗動協律郎俛伏舉麾興工鼓祝奏隆安之樂 殿下升座爐烟

升尚瑞官奉寶直於座前有案如常協律郎偃麾戛敵樂止奉禮郎分引宗

室及文武二品以上以次入就位王世子來朝則王世子朝出立定典儀

曰四拜通贊傳贊群官鞠躬舒安之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致詞官升自

西階進當 殿下座前北向跪通贊贊跪群官皆跪致詞官賀稱議政具

官臣某等茲遇三陽開泰萬物咸新冬至云律應黃鐘日當長至恭惟 主上殿下至

仁體元茂膺景福賀訖俯伏興通贊贊俯伏興四拜興平身群官皆俯伏

興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致詞官還本位代言前承教退臨階西向立稱

有旨通贊贊跪群官皆跪代言宣教曰履新之慶冬至云履長之慶與卿等同之

宣訖代言還侍位通贊贊搯笏三叩頭千歲千歲千歲出笏俯伏興四

拜興平身群官皆搯笏三叩頭呼千歲千歲千歲出笏俯伏興樂作四

拜興平身樂止執事者二人對舉箋案由西門入置於 殿下座前讀箋

官升自西階進詣箋案南北向跪執事者取最高官箋文對展讀箋官讀

訖俯伏興還本位執事者徹箋案置於寶案之南各還本位典儀進詣

殿階上北向跪啓諸道禮物請付攸司俯伏興還本位奉禮郎分引宗

室及文武二品以上出判通禮進當 殿下座前跪啓禮畢附伏與還本

位協律郎俛伏舉麾興樂作 殿下降座升舉還內繖扇侍衛如來儀侍

臣從至閣協律郎偃麾樂止奉禮郎分引群官三品以下以次出從之○

禮曹啓一凡大小朝禮御殿時殿內代言分侍左右史官在代言之後侍

衛之官持器服者分立御座之後此外不得入殿內一判通禮請中器啓

外辦並於思政殿西閣門外啓禮畢就殿內正中一八番諸節制使帶

劍分立於殿階上在各衛軍士前行近北兵曹及都鎮撫出番諸節制使

各歸本班一至時陳繖扇於思政殿如常儀將出繖扇導從陽及龍風

青扇二 後從 陞座繖停於座前近東龍鳳扇分立於左右青繖停於座後入內

導從如來儀至思政殿門而止一中樞贊拜高麗詳定古今禮引駕受笏

贊拜皆密直為之本朝 太祖以來判閣執禮中樞贊拜大明禮給事中

導駕今親享禮儀使前導朝儀判通禮前導執禮贊禮摠制在後無所任

判通禮習於禮度仍舊除贊禮一唐制太常寺協律郎二人正八品上掌

和律 呂今奉常寺即唐之太常允祭享朝會協律郎以他官充差未便

乞依古制奉常錄事二人兼差以專其任從之○傳旨承政院世子及三大

君今欲獻壽古禮兄弟之妻不得相見今世子大君竹城君安孟聃及純

嬪三翁主東西對座則必與之相見處之如何予在 太宗時相見以在
 父母之前也我朝世俗如何代言等曰世俗有相見者有不相見者安孟
 聃則不宜侍宴如欲進酒則隨次入獻還出可也 上曰明日朝啓當與
 政丞親議之○庚申受常察視事 上謂左右曰朝會及向闕禮奏黃鍾
 無乃不可乎用姑洗宮若何贊成許稠對曰臣未知音樂之義 上曰黃
 鍾取君上出入姑洗取臣下出入察判鄭招曰天子祭宗廟用黃鍾以此
 觀之向闕禮用黃鍾可矣 上然之稠啓曩者兩京之間院館殘破故金
 自知為禮曹察判啓達募僧修葺其時監司以無舊例不行賞職 上曰
 非獨此也外方修院僧徒悉令申報賞職可也招啓敦寧府本在東班故
 其上直省記吏曹掌之今已序於西班使兵曹掌之何如 上曰改以西
 班差下不亦可乎既無職事則勿令上直便宜待之若何招曰三品以下
 若元尹正尹除拜皆東班而序於西班 上曰然則凡事皆用舊例而序
 班則在西可矣○上謂皇甫仁曰妻之姊妹兄弟之妻不可相見故古人
 云嫂叔不親授又云推而遠之本國之俗皆得相見甚不可也然在君父
 之前則相見不亦可乎予少時 太宗即位之初義安大君入察內宴又
 見上黨清平君等參於內宴者數矣又見 太宗御外殿受群臣獻壽入

內殿又受諸君駙馬獻壽且中國士大夫之妻在君前不得相避今欲使駙馬亦參獻壽若何然此禮至重卿與許二相申判書鄭參判等議其可否及坐次以聞稠商招等皆曰男東女西唯駙馬不宜入侍從之○御經筵謂侍講官等曰爵祿人之所重也故傳曰爵祿可辭本區官爵頗有躡等之弊太宗軫慮猶未盡革其弊及予即位之後思欲革弊而除授之際以某人可為某官非有卓越之才而超遷者有之且六曹正郎或以奉訓陞為朝奉佐郎或以宣教陞為奉訓守令則必待五考三上然後加資故因有中外不均之嘆汝等其考歷代職事散官之別乎檢討官權採對曰考諸漢唐宋元之制或散官卑而職事高或散官高而職事卑唯元朝之制散官職事相准耳上曰蘇東坡以何階拜尚書乎安崇善等對曰臣聞七品拜尚書上曰自今入本衙門從職事若朝會承蔭受田等事從散官則庶無中外不均之嘆爾等其以此製教書以進○上曰朝會班次則三品以上後入世子宮行禮則二品以上先入三品行禮彼此不同將如何而可稠對曰在前朝曰三品大官今之代言參議亞於二品不可視於下班且世子宮行禮時二品則世子答拜致先入三品則無答故後入若朝會則三品以上後入可矣

方今三品以上多老人四品以下則無之若三品先入則老者不能以立恐或失禮 上然之命三品以上後入○義禁府啓新安站路察訪吳備與頭目馬敬相詰使人曳敬髮蹴之請杖七十徒一年半從之配備爲全州庭燎干 上曰昔有獻議者云使臣欲杖官吏則示以待從之衆使不發怒尹鳳亦曰使臣杖打官吏則扶而奪之可也對之者曰上至誠事大何可扶而奪之鳳曰雖事之至誠扶而奪之何不可之有鳳之言雖如此在我則不可執而奪之今吳備事不可比之於此○禮曹啓女真通事居京者只三人請加一人分爲上下番迤年番休每番授二人職從之○辛酉昌原府使梁活知榮川郡事盧珍忠州判官楊羨辭引見曰近日守令非法過刑者頗多有之罪如簡孚則宜加拷訊若因忿怒枉法濫刑則甚爲不可汝等勿効此輩哀矜折獄○宴宗親于思政殿○壬戌川寧縣監朴京文辭引見曰畿甸地本瘠薄加以比年水旱民甚阻飢頗有流離之嘆予欲巡訪撫恤然近年使臣繼至民勞事劇茲用未果今予面命往勤綏撫○傳教吏曹官制有職事有散官職事以叙才能治庶務散官以定尊卑甄功勞故職事則隨才錄用或從閑入劇或去高就卑遷徙出入參差不定散官則一切以資級勞效

進叙觀諸歷代咸用此道本朝亦遵古制京外各品皆重資格之法
然散官職事必要對品故雖無異効或因職事而超授散官者非徒有
違古制慮有不均之嘆自今拘職事高下特加甄別外皆用考績循資
進叙其班次儀章及子孫承蔭科田等事悉從散官其在本衙門治事
並從職事若集賢殿副提學以上本非有司注擬不在此限其與政府諸
曹同議以啓○通事金源珍回自琉球國琉球國長史梁回謹書端肅回
奉朝鮮國王府執禮官足下茲有本國人氏乘使小船遭風前到貴國
仍蒙奏聞賜給衣糧等物撥在日本國飛鸞渡池囉是郎船上遙送回
國於五月初四日啓聞我王深開怡悅重承厚命撫遠人按本國自先
王至今頗有貴邦流離人等亦當轉送宜國宜家靡皆有望○禮曹啓
王世子朝賀時請令左中護及翊衛一人內侍二人從入從之○癸亥
受常參視事 上謂左右曰我朝之制三十朔加資已有成規然以從
品超等受職者頗多殊失立法之意宜令循資以進毋得越次其職事
不拘散官科田則一從散官若其可用之才不次擢用何如贊成許稠
對曰昔蘇東坡以文林郎爲翰林學士禮部尚書此散官不拘職事之
法也然 太祖斟酌古今已成官制今雖或損益若遵 太祖之法則

庶無巨弊今更立法恐生他弊吏曹參判鄭招亦後引唐宋官制陳其不可循資之義上曰循資之法先儒或有不取者然我朝已立循資之法而間有越次者故曾下教于吏曹卿等引古證今議其永以無弊之術以聞○日本國河州太守源傳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四十二匹肥州太守源貞致書云兩三年間絕音信似息鄰敬之禮待罪不少願得豹皮異加矜賜仍獻土物答書云往年貴鎮被留人乙五郎等二十名我殿下已令刷遣適有金源珍之歸乃令帶去惟照名收領回賜正布三十五匹○進獻使判軍器監事金因回自京師啓大監吳成賚別賜羊酒到會同館傳聖旨曰朝鮮國王敬事朝廷所進御膳甚精鷹子皆善朕甚嘉悅禮部尚書又傳聖旨曰朝鮮國王甚賢太宗皇帝嘗曰朝鮮國王頗有賢德今來使臣亦體主意又皆謹慎所獻物件路上完固來進宜於常例倍加賞賜仍賜使四表裏從事官二表裏○甲子世子及三大君獻壽純嬪與公主翁主侍宴○禮曹啓中宮正至受王世子朝賀儀前一日忠扈衛設王世子次於中宮正門外尚寢率其屬設座於中宮正殿北壁南向其日量時刻有司陳布儀仗如常儀典贊設王世子位於中宮正殿之庭北向設典贊

典言位於東階東南俱西向 王世子朝 殿下訖僉知通禮引 王世

子詣次座尚儀啓請中嚴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內閣奉迎僉知通

禮引王世子出立於閣外尚儀啓外辦 中宮首飾翟衣以出即南向

坐繖扇侍衛及設印於座前如常儀內侍引 王世子至閣門司賓承

引 王世子入就位立定典贊贊四拜 王世子鞠躬四拜興平身與

言升自西階進當座前北向跪典贊贊跪 王世子跪典言賀稱 王

世子其茲遇三陽開泰萬物載新冬至云律應黃伏惟 殿下與時同

休賀訖降復位典贊贊俯伏興四拜興平身 王世子俯伏興四拜興

平身尚儀前承令退臨階東向立稱令旨典贊贊跪 王世子跪尚儀

宣令曰履新之慶冬至云履長之慶 與世子同之典贊贊俯伏興四拜興平身

王世子俯伏興四拜興平身司賓引 王世子至閣門內侍承引以

出僉知通禮引 王世子還宮如來儀受群臣朝賀儀前一日尚寢帥

其屬設座於 中宮正殿北壁南向其日量時刻有司陳布儀仗如常

儀奉禮郎設宗室及文武群官位於正門外文官在東宗室及武官在

西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對為首設典儀通贊位於群官東北西向北

上又設內侍位於群官之北南向宗室及文武群官依時刻俱就次各

服其服尚儀啓請中嚴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內閣奉迎典儀帥通
贊先入就位奉禮郎引宗室及文武群官入就位尚儀啓外辦中宮
首飾翟衣以出即座南向坐繳扇侍衛及設印於座前並如常儀內侍出
就位南向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群官皆鞠躬四拜興平身奉禮郎引議
政一人進內侍前北向跪通贊贊跪議政賀稱具官某等茲遇三陽開
泰萬物載新冬至云律應黃鍾日當長至伏惟中宮殿下與時同休賀訖通贊贊
俯伏興平身群官皆俯伏興平身奉禮郎引議政退復位通贊贊鞠躬
四拜興平身群官皆鞠躬四拜興平身內侍入依式啓聞承令出復位
南向位稱令旨通贊贊跪群官皆跪內侍宣令曰履新之慶冬至云履
與卿等同之通贊贊俯伏興四拜興平身群官皆俯伏興四拜興平身
內侍入奉禮郎引宗室及文武群官出尚儀前啓禮畢中宮降座以入
侍衛如常儀從之

(B)
732.55
4724
[v.4]
no.15
0163673

昭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4]
no.15